

清流

★10★

文學亮麗人生

ALIRAN JERNIH •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 • KDN PP 158/1/91 • \$2.00



封面：野趣／水彩／韩彪作

本期作者

刘育龙
臻杰·潘雨桐
蔡长久·毅之
爱薇·碧枝
黄玉液·章钦
萧村·黄梅雨
沈洪全·雨川
林金城·金力明
苏耘·林锦
灵子·陈金香
叶砂·怀鹰
田埂·东瑞
水菱·水草
一介·心水

· 編委

《清流》双月刊。第十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

編輯顧問：小 曼。方北方。韋 暈。田 舟。年 紅
何乃健。陳政欣。姚 拓。駝 鈴。溫任平
傅承得。黃戈二。雲里風。吳 岸。甄 供

策劃編輯：小 黑
主 編：陳有明
編 委：一 介。良 木。朵 拉。崔 冰
校 對：紫夢玲
督 印：駝 鈴
出版准証：PP 158/1/91
創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售 價：每本馬幣2元
編 輯 部：ALIRAN JERNIH

136,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發行：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 印 者：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看人挑担》



○ 朵拉

當你坐下來，開始寫邀稿信，然後沒有幾個人反應；於是你才知道，自己當年收到編者誠心相邀的函件卻不睜不睜，不但不把稿子寄去，連封信也不回復，是多麼殘忍的事！

當你坐下來，開始編一本雜誌，你細心地剪、耐心地貼，花時費心去畫挿畫，這時你方曉得，買一本雜誌回來，只是隨便翻翻兩下，看看設計，讀讀文字，從來不肯用心去好好把整本雜誌從頭到尾讀完，那是多麼殘忍的事！

而我從前還沒有編雜誌邀稿時，就專做諸如此類殘忍的事，非常不自知理所當然的傷了編者的一片心意。

一本雜誌，從約稿到審閱到打字到校對到剪貼編排挿圖印刷發行，原來是這麼瑣碎又繁復的工程。這下子方得以了解，一本雜誌的背後，隱藏着天數的“無名英雄”。

如果缺了這些“無名英雄”（包括作者讀者），單只編者和發行人兩個在做事的話，一本雜誌將不會成為一本雜誌。

好朋友玲琦說：“很多事情，謹謹用眼睛去看，都是很容易的，唯有自己動手去做，才明白困難是在那里”。

這也算是着手編雜誌的一份意外收穫吧！

目錄

● 編輯手札

看人挑担	• 榮 拉	1
------	-------	---

● 評介

劉果因的生平和作品	• 黃梅雨	4
新加坡的微型小說	• 林 錦	6

● 文學廣場

作者的人生觀	• 東 瑞	7
--------	-------	---

● 文學語錄

誠與愛	• 靈 子	10
-----	-------	----

● 詩

散沙詩潮	• 林金城	12
心水詩二首	• 心 水	14
金力明詩三首	• 金力明	16
校園五景	• 劉育龍	19
葉砂詩二首	• 葉 砂	22

• 目錄

● 散文

文藝隨筆	• 懷 鷹	25
哦，霹靂河	• 蕭 村	27
湄南河畔蕩秋千	• 愛 薇	30
浪濤、浪語	• 臻 杰	32
鬼屋	• 田 埂	38
樂器刀剪何處覓	• 介	40
章欽散文二則	• 章 欽	43
徜徉在高原的夜晚	• 穀 之	47
戒烟記	• 黃玉液	49
青山不老	• 水 菱	52
向生命交貨	• 蘇 耘	54
祖母匆匆地走了	• 蔡長久	56

● 小說

烏食	• 沈洪全	58
神像毀了	• 雨 川	60
野路	• 金力明	65
含淚的眼光	• 陳金香	68
情關	• 羅凱兒作 水 草譯	72

● 封底

玫瑰隨筆	• 潘雨桐	
------	-------	--

劉果因的生平和作品



○ 黃梅雨

檳城著名作家和翻譯家劉果因已于1991年5月27日在檳城與世長辭，終年87歲。劉果因，家名劉勛鴻，學名劉儀賓，其他筆名是衛校金和松風等等。1904年陰曆十月初三生於中國廣東梅縣東廂堡三坑鄉草塘尾。

他自小就愛好舊文學。他在縣立師範念書時，便開始寫作。

20歲左右，縣立師範畢業，曾在小學教書。

他是在21歲時開始接受新文化，曾跟嘉應才子李荐良在梅縣城內李氏宗祠創辦“自己學園”，專授中國文學。不久，因受到縣黨部的壓力而關閉。過後，在潮州鎮海學校教書時，寫了一些舊詩，在汕頭民報和汕頭汕報以劉果因的筆名發表。這個筆名是取何“迹果求因”。

他曾跟陳廉官組織雪社，出版《雪社月刊》。他負責文藝評論的編務。不久，這份月刊由於資金不足而停刊。

他曾在梅縣女子師範擔任文史教師，並主編《女子學生月刊》。

他曾先後出任汕頭民報副刊編輯和十九路軍機關報永春半週報主編。

1932年左右，他東渡日本，在東京日本新聞學院專攻新聞學。

1937年，返回中國。不久，南來吉隆坡，在馬華日報工作。由於新聞方針不合，一個月後離職，前往吡叻州金寶當錫礦書記三年左右。他在端洛鴻興公司出任經理。

日治时，怡保一名侨领被捕，有人去美罗找他当通译，因而被日军拉去当通译。

战后，他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北上檳城开设鞋店。

过后，他投身教育界。他曾在檳城福建女校（即现在的檳华女中）、麻坡中化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和檳城韩江中学等等学校执教，直到退休。他一生没有从事新闻工作，可说学非所用。

刘果因除了从事日文翻译之外，写作范围甚广，其中部份作品和译作已经分别编印成书出版。

有关机械的著作，除了《笛塞尔机之原理使用及修整法》上下两册之外，他曾为中国海军学校编写有关轮机科的课本。

他对客家历史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见解，受到日本学术界权威人士的推崇，被认为当代研究客家最有心得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是《汉族与客家》，1951年刊于吡叻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

他也擅写文学理论，对文艺也有一定的看法。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是《历史与文学》，1987年5月出版，内收有关文艺理论、诗歌理论、古诗欣赏、杂感书评等等文章。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历史

是文学，文学也是历史，而且比历史的记录，还更真实，更自然，更生动，所包含的范围也更广阔，更深入，因为他的表现方法，与信史不同，所以在分类上，才特别称之为文学，其实还是与现实不可分离的历史。

在翻译日本小说方面，已经出版的，包括：

《姐姐》，1953年4月由檳城马来亚周刊出版社出版。

《爱儿不死》，1955年由檳城马来亚出版社出版。内收菊池宽的八篇短篇小说：《佳偶天成》、《胜负事》、《自杀救助业》、《形》、《塞拉尔中慰》、《三浦右卫门之死》、《爱儿不死》和《恩仇之外》。

《李陵》，1963年1月由八打灵再也蕉风出版社出版。列为“蕉风中篇小说选”。这部由日本作家中岛敦著的历史小说是以中国汉朝为背景，主角是战败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

他也翻译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今掘城二著的《马来西华人社会》，由檳城嘉应会馆出版。





新加坡的微型小说

○林锦（新加坡）

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从整体看，不比七十年代蓬勃，若以个别文体的表现而论，微型小说的涌现和盛行，却丰富了八十年代的新华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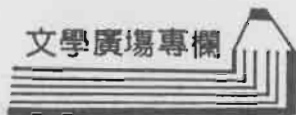
在七十年代末期，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浮雕》，开始介绍微型小说的创作理论，同时，也发表了一些微型小说。在《浮雕》之后，该报的另一文艺副刊《文林》（杜南发主编）也积极提倡这种新文体，很受读者欢迎，并得到许多作者热烈支持，微型小说便逐渐在新加坡盛行起来。自此，文艺杂志和报章副刊竞相刊载微型小说作品。《新明日报》文艺副刊《城市文学》和《联合早报》文艺副刊《文艺城》出版多期微型小说特辑，作品之后还附上评介。1988年8月，诗与微型小说双月刊《大地》创刊（陈秀其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刊《文学》（贺兰宁等编）也将在第二十七期推出微型小说专号。《新明日报》副刊《小说》（邱梅花主编于1989年辟了微型小说专栏，《联合早报》副刊《小说》（林家兴主编）也在1990年创设“千字盒”，刊登千字左右的微型小说。

微型小说单行本的出版，为数也不少。选集方面有彭志凤编的《新加坡微型小说选》、贺兰宁编的《幸福出售——新加坡微型小说选》、中国友谊书社编印的《海外微型小说选》和《赤道边缘的珍珠——新加坡微型小说》。被收入这几种选集的作者，主要的有黄孟文、周燊、林锦、张挥、林高、洪生、希尼尔、怀鹰、彭飞、董农政、南子、洪笛、长谣、谢裕民、贺兰宁、谢清、田流、方然、张曦娜、孟紫、艾禹和君盈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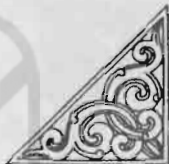
至于个人微型小说集的出版，到目前为止，有洪生的《掌上惊雷》、周燊的《恶魔之夜》和《抢劫》、林锦的《我不要胜利》、张挥的《45.45会议机密》和林高的《猫的命运》。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微型小说这种文体，还会继续在新加坡文坛蓬勃发展。





作者的人生觀



○(香港)东瑞

创作，除了和个人品格密切相关之外，也和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密不可分。简单地说，如果说品格是灵魂的话，那么人生观和价值观无异於作者的“脑袋”。

这也是被中外文学史所证明了的。

比如追求唯美、肉体美的三岛由纪夫，他的杰作就充满了青春的幻灭感、崇尚肉体，不时将死亡写得很美丽。他的小说的情调和境界与常见的写实小说不同。他最终也以自杀殉了他一生所追求的。这是完全由他的人生观所决定的。

晚年的巴金大彻大悟，向读者说真话，不再像某个时期为权贵歌功颂德。这一转变也就是他人生观的转变：说假话有愧於作家的良知。

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作者写出怎样的作品。尤其是以流露作者真性情的散文更是如此。而一向客观的小说，那怕再冷静，再不明露态度，看得多了，也可以揣摩到作家企图向读者宣扬什么。批评家的任务，不仅评析一部作品的艺术、技巧，也挖掘出作家藏在作品里的思想。

因此，不断反省，端正我们对世事的看法，委实十分重要。许多片面性和谬误，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观照方便有所偏差而发生的。比如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只看到外部形态，而未能由表及里，深入透彻分析和思索；以偏概全；人对事的了解，过於浮浅和粗糙，未能下一番综合的研究。

如果以悲观和乐观为某种归类，我们或可发现作者对人生所持的态度往往影响到作品的调子。我们可说欣赏“淡淡的哀愁”，但未必认同悲观主义。以生命来说，生命短暂是一场悲剧。但这人人知道的事实，实在没必要再去极力渲染，使我们的生存空间至增一份悲哀和沉重。是否可以在“悲剧”中挖掘点积极意义呢？（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再说乐观吧！空洞乐观也未必是件好事，我读到一些空洞乐观的诗，就本能地反感。人生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是沉重的，假使能够意识到我们来到世上，并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忧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类“忧患意识”？好让读者除关心自己之外，多反省做人的责任。

一味悲观和空洞乐观，都是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不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和体现。

价值观也是无处不在的。做人的价值，对世事形成的观念……像是水渗入奶那样，渗透在作品里。

有时候，我们在读完一篇散文或小说之后，会感到“无甚价值”。为什么作家却写出来？那完全是因为该作家认为那是有价值的题材，

他於是竭尽全力而津津乐道。而不屑於那题材的人会觉得十分流俗，毫无新意。

一颗重型钻石，在一些贵妇看来，价值连城，为获得而不惜任何代价；然而，你也不否认，有的人视为粪土，他一生所求，全不在这方面。这也是价值观的不同。这类事情，太多太多，形成了多姿多采的人生，也造成了千差万别的价值观。

作家创作作品，就像炒菜。材料有了，就靠手艺（技巧）去完成。而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有如他与生俱来，长久形成的习惯，爱好一样，你看不到，但他炒出来之后，就能嗅得到那碟菜的味道。

积极的人生观是投入生活，关心社会和人类，然后有所付出。也可以揭出一些社会病疤，让人共同去思索，疗救。但消极的态度也有，他们认为世事类似地循环，如死水如鹹，没什么好写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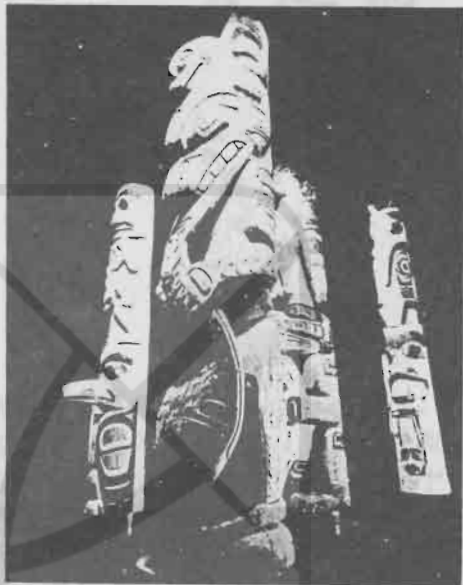
记得我写过一篇题为《没有一黎明是一样的》的散文，该文就体现我对世事的看法。匆匆来去的人何其多，其实完全相同的人是没有的；周而复始的黎明，致细去欣赏，也不会有一样的景色。我企图以此说明，一个创作人，心思要细

密，积极，善于发现不同，挖掘出人生中值得去写的东西。

也读过写作人大谈世事无意义的文章，他们认为像电影画面掠过的周遭生活，全无意义。我一度困惑，也很难苟同。我相信“意义”虽是相对而言，但人生是有意义的，作者每写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也该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在世上存在时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作品的意义在于，我们为什么写，想给读者什么？照我的看法，没有意义的作品，又何苦要写呢？人生假如没意义，为什么人类在地球上已延续了几千年？

理想的要求，作家至少要正直，具有良知，胸襟，目光远大，是一批较为纯真的人。唯有如此，他才能在复杂的世事中，应付自如；才能写出富有隽永价值的文学作品。

自然，完美的人生境界不容易达致，正如作品的不完美是常态；但只要我们怀有完善自己的决心，我们所写的，也可渐趋较完美的境地。社会一日日复杂了，我们似应不断地去寻回自己和人类已失落的那份童真。崇高的人生态度，简单地说，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诚与爱



○ 靈子

我的老爸十多岁由故乡南来，孑然一人，从脚踏车后座顶着个大竹筐的鱼贩起家，最终拥有了一片杂货店面，一个小康美满的家。老爸从商四十余年，在同行中深得大伙的尊敬信任，皆由一个“诚”字做起。做生意的手法诚实可靠，对顾客的态度诚恳亲切；他从未赊欠过别人一分一毫，也未曾遭遇到除帐者卷债而逃的损失。因此，他的一生是过得心安理得的。

我的老妈以她的爱心关照着家中老少，却也不曾忘了穷困的邻里和无所依靠的老人家。她经常以杂货店中的白米、饼乾、白糖甚至灶头上香味四溢的香菇猪脚去接济三餐不继的亲友，也经常向那些来访哭诉生活凄凉的孤苦老人递上了所能及的生活费。

老妈过世时，眼角处簌簌而下的泪珠，与围绕着床榻旁的亲友泪眼相对，她的至情至性就像晨光里闪烁着光辉的露珠儿一般，在大家的心窝里绽开了一朵朵爱的光芒。

我家的大厅从未挂上惹眼的匾额，老爸老妈身体力行所呈现的诚挚与爱心，却像那涓涓的暖流，沐浴着我们童稚的心灵。

从我懂事开始，一直到这不惑之年，记忆中，未曾与人有过大争执，也未曾与人有过钱财之类的瓜葛；我以诚挚友爱的心与人相处，诚恳地待人，真心诚意地倾听他们诉说生活的困境，我仅以我之所能去劝解疏导他们。

我以心中所爱，筑起一个温暖的巢，让家成为温馨的避风港；我以我的爱心，环顾我四周的人群，与他们相处，不希望有嫉忌争端，不希望有拨弄是非，更不希望有污言秽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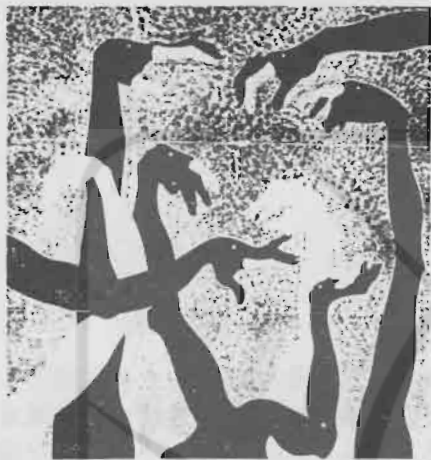
一个人能力有限，若人人都能爱己及人，这莽莽人间将更亲和可恋。

老爸老妈的“诚与爱”，未曾长篇大论地挂在口头大事渲染，他们仅以一世的生命实践，去体现这诚的可贵与爱的可感。

我希望，这美好的品德修为，能在我这一代人的身上显现，并以它不灭的一灯荧荧，去燃亮每一个人隐蔽的心灯。



潮 詩 沙 散



○林金城

1

与狂热偏激交手是一回事
毕竟握住现实的，不单单
拥有少许自尊就能放弃更多
无关乎所谓决定或等待。乖乖
请不要用灯蛾扑火的姿势
来炫耀决心。且先回首
灯火阑珊处，你仍是最最
容易受伤的人

(9 1 . 7 . 3 1 巴生·池龙)

2

折服於糖衣包裹的伤口
乖乖，让我们轻柔地包容
对於这世界，假装一张
很假装的脸，还诸於
彷若从未发生，却又倏然
展开良知大抛售的人性市场
我们走过，並且留下
一堆与商品无关的话题
你说，那该多好

(9 1 . 8 . 2 8 巴生·池龙)

3

凡事用敏感作为挡箭牌
来停顿我们深入的交谈
於是，只有在不敏感的范畴内
学习在不深入了解的了解里
手牵住手，高唱甚么他妈的
团结就是力量
(9 1 . 7 . 3 1 巴生。池龙)

4.

面向收敛起放任的海
乖乖，平静得有点不知所措的月光
竟一片片一叶叶如舟子，载负
我们那曾经坚持死守的
所谓一触即发的情怀。亲爱的乖乖
月光下我们学习重新把梦组合
並在另场风雨以前，大声告诉全世界
我们有何等的毅力啊！竟等待放任
且另次渴盼收敛前，当众
尽兴遗忘
(9 1 . 8 . 2 1 吉隆坡)

神話

回音女神

○心水

冷酷的美男子不解温柔
无视於你千娇百媚
甘心孤寂顾影自怜
绝不望你一眼，纵然
你掏出血淋淋的一颗
痴心，还是无法
令他转意。从此
你哀凄的饮泣
让婀娜的体态
渐渐消瘦风乾，芳踪渺渺
化为动人心魄的声音
在山谷海洋天地宇宙间
空荡荡迴旋
音波缭绕，你自声浪显现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墨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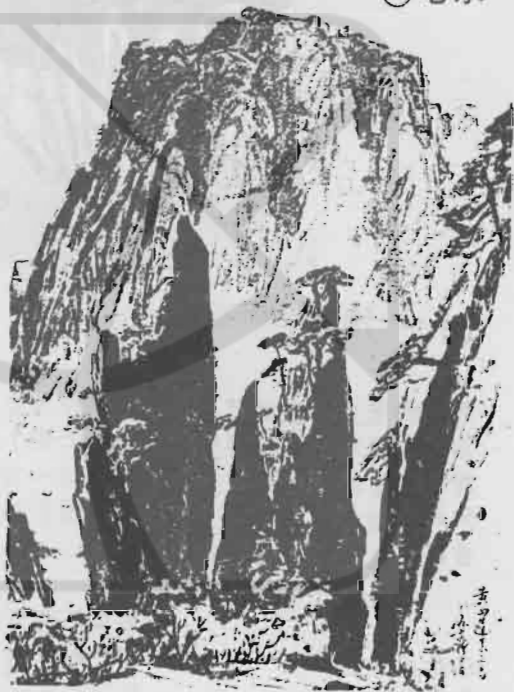
注：回音（ECHO）原为山林女神，苦恋美男“纳西色斯”，被其嫌恶拒绝，羞愤入山而化成声音。

人在山中

○心水

上山去看风景
重重叠叠连绵不绝
前后左右远远近近
高低山脉纠缠依偎
我逐成为雾霭里一个焦点
飘移的云朵把投影
无所谓的盖在岫腰中
线条起伏浓浓相衬
峰峦吻接竟把我包围
在时空的边缘
极目处 温柔的睡姿横躺成
一幅泼墨
风轻轻俏皮的笑我
老远奔来让群山
细细的对我评头品定
返身下坡，背后岚影步步追迫
回到红尘仍然迷惑
这一程
是我看山 抑或
山看我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於墨尔本



后志：GRAMPIANS国家公园距墨市
二百五十公里，五月廿五日往
游 人在山中忽然有庄子梦蝶
之意。

發展



○ 金力明(香港)

那是我极力回避的目光
如今对视着它也不再觉得怎样
我这才看清了是双常人的眼
只是那时期
曾闪过过一种异样的彩

这是为什么
我们没有接近
就能这样相互地疏远
可是时间磨去了之间的一切
或这关系本就不会有太深的发展

淡薄的關係



○(香港)金力明

虽然没有别的来占据
可是那个影子远了
留着的这一空间
也不能把它再捉来定居

並不是说有了失去
就该有相应的代替
也不是没有别的时
它就还该在这里持续

碧桃叶

○ 全力明（香港）

它们在颤动，在呼啸
在疯狂地向我招摇
为引诱我去回忆
联想起那个时期
为怕我真的忘却
不能理会，错过了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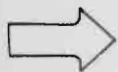
一丛丛还没落去的碧桃叶
在风天，在看不清的霞暮里
错觉中，竟像还是在那个正当的夏季
她婉言拒绝了我的那一场景



校园五景



○ 劉育龍



1. 湖

没发生什么的时候
有留人徜徉的怡静
尽管没什么
繁丽的风景



若起风雨
岸上冲落的泥沙马上
渗透
你的 我的
心湖

2. 鐘聲

钟声敲打出
足够的透明钢丝
舞动人群
重复苍白的
重复
好大 好小
这一座
木偶剧场

3. 圖書館



就如考试前一模一样考试结束后某一
夜我走过她站岗的地方发现她又撞离
本位蹲着有一声无一声用去整个晚上
啜泣

4. 文學廣場



这儿是最热闹 最迷茫
沙漠边缘的
瞭望塔

一些心灵 望碎
海市蜃楼
随风而逝

一些心灵
仍频频询问罗盘
追踪迷路的绿洲

剩下的大多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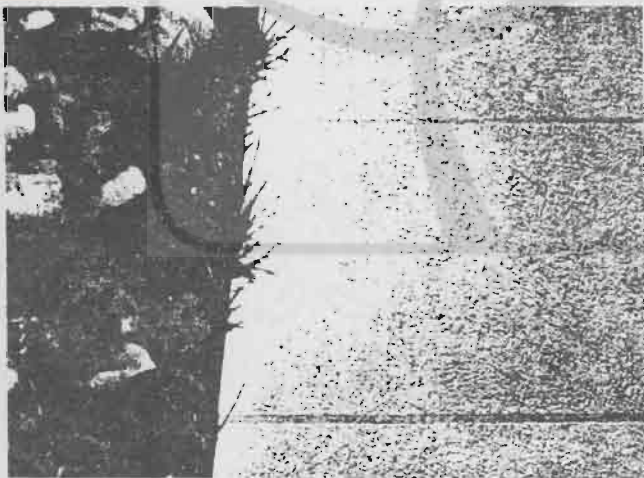




5. Speaker Corner (注)

过了好久
他才惊觉
往日让学生站得最稳最高
望得最深最远的
烛台
已成了单色的 攀藤植物的
土壤

注：马大图书馆前有一石台，以前是让学生自由发表见解的地方。



惊艷

○ 葉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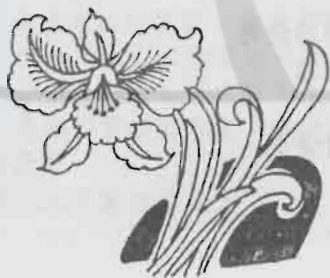
一写给一株栽种多年却没有开过花的兰花

假如不是风从中泄漏了秘密
你一定不会知道
为什么一个木制的棚架
就能撑得住整座天空
以及那几枝瘦瘦的铅线
就胆敢悬挂了你的一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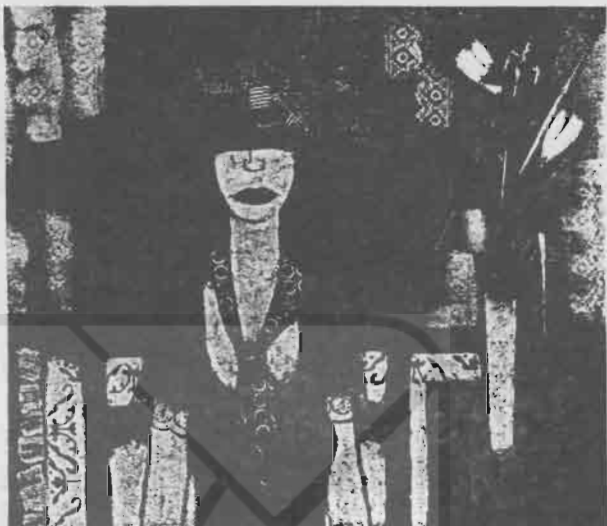
在你繁复的家族中
你始终是最固执的一个
你爱沉思，爱向外眺望
透过稠密的网络
天黑是一个错纵的构图
阳光轻佻的手臂
总爱挑起
一些虚荣的欲望

而你始终保持着缄默
不在乎彩蝶的奚落
不在乎其他花族蔑视的眼光
你默然地守着
隶属自己的一小块空间

而我却总爱从另一个角度看你
试图探讨你内心的天空和世界
我知道你绝不甘心於如此淡然的蛰伏
总有一天
你必然汇集所有的艳丽与芳香
作一次惊鸿一瞥的展现
即使只有一次，只是刹那
但那已是一神永恒
已是你生命的真谛



緣



一灯如豆
燃烧的还是那年的火焰
我的心情
却下成了窗外的细雨

——你来也罢
不来也罢
我已经作了最坏的设想
明日你我将成陌路
即使偶遇
一个微笑，一个点头
也属于前生
不属于今世

○叶砂

文藝隨筆錄



懷鷹

1

好名，人皆有之，上至圣贤，下至凡夫，无有不好名。盖名者，利之所趋也。名与利，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

欧美日等国，作家可以一夜成名。金钱、美人、汽车、洋房源源而至，这样的“奇迹”，在新马两地，近乎“天方夜谭”。比如苗秀和诗人曹沫，身后萧条，晚景凄怆。又如曾是叱咤风云的马华文艺开拓者林独步，到头来却成了人间孤苦一老头。作家没有“前途”，纵使“名成”，也只能“引退”，“利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社会，是冷漠症的病疲区。绝大部份的人，从来不知道本地区有都一些作家，哪些作品？他们只知道电视剧里的主角，言情小说家琼瑶、严沁、亦舒等，或者古龙、金庸，或者凤飞飞、周星驰，何要是告诉他，“XX”、“XX”是我们著名的作家，出过哪些作品，他肯定笑你不识时务，倒不如去买卖股票。

你说，这是不是本地作家的悲哀？

2

出名，固然好。

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读者赏识？谁不希望在文学史中留下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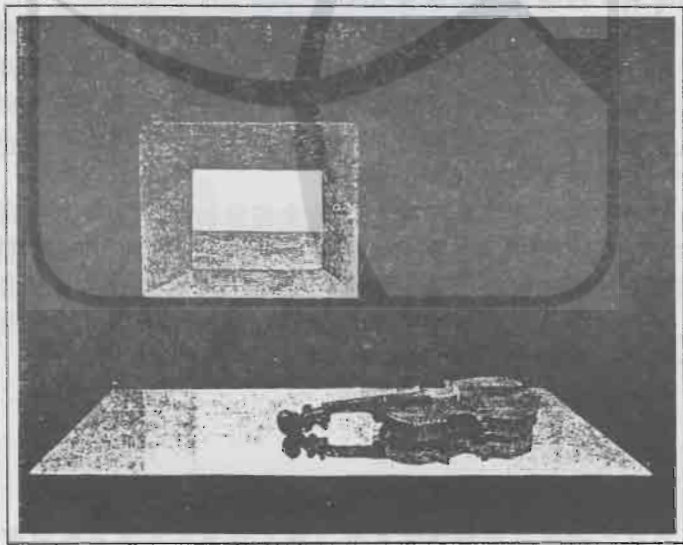
光辉典范的名字？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我说
你是个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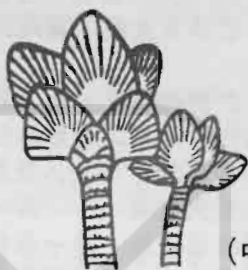
当然，默默耕耘的人是有的，
而且还占着整个文学队伍里的一个
重要部份。

不是他们的作品见不得人，而
是，不想出名宁愿当个“傻瓜”的
人太多了。他们一生中，也许只是
写了那么三几篇，从此烟消云散，
只留下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

假如一座大厦的原始构想是从
四根柱子开始的，那么，毫无疑问，
那群默默耕耘的没有名字的作者，
乃是其中的一根柱子。



哦，霹靂河！



(中國)蕭村

我穿过黄河时惦念着霹靂河；我飞越长江时思恋着霹靂河。您是马来半岛的孕育灿烂文明的“黄河”；您是胶锡王国的滋润千里沃土的“长江”。

您来自巍巍的中央山脉，奔腾西去不复归。然而，您目睹多少气贯长虹的历史壮举在您的周遭出现：那是19世纪70年代，马来民族英雄马哈拉惹列拉，率领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誓死捍卫自己的乡土，将不可一世的殖民者伯奇刺死，抛尸于怒吼的霹靂河，揭开了全邦大起义的序幕。那是腥风血雨、烽火连天的岁月，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支队的健儿们，为了保护各族父老兄弟姐妹的生命财产，曾在霹靂河畔的森林沼泽地带，转战了三年八个月，狠狠地打击山下奉文的“虎狼之师”。也是在您的身旁，龙的传人以战天斗地的胆略和愚公移山的毅力，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同马来、印度等异族“袍泽”，胼手胝足，披荆斩棘，甚至洒热血、抛头颅，使昔日苍凉的莽原变为名闻世界的“胶锡之乡”。霹靂河啊，您是公正的时代见证人，定能挥动如椽的铁笔，撰写这一章辉煌的《马来西亚史》，并发出各族男女世代和睦相处共建千秋大业的最强音。

我——生长于狮城北郊“甘榜”的草民，如今定居于山海关东的布衣，为何对滔滔的霹靂河一往情深？如烟的旧事不堪回首，却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啊！40多年前的“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日子，我飘泊在霹靂河两岸，曾伫立江沙桥头，凝望汹涌咆哮的波涛，向您发问：套在马来半岛凡

夫俗子脖颈上的枷锁何时成陈迹？您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对我空洞的抚慰。却于数日后，掀起一股股激流，挡住穿马靴的“青竹蛇”对沉睡的“甘榜”突然袭击，并使一些助以为虐者葬身鱼腹，真是大快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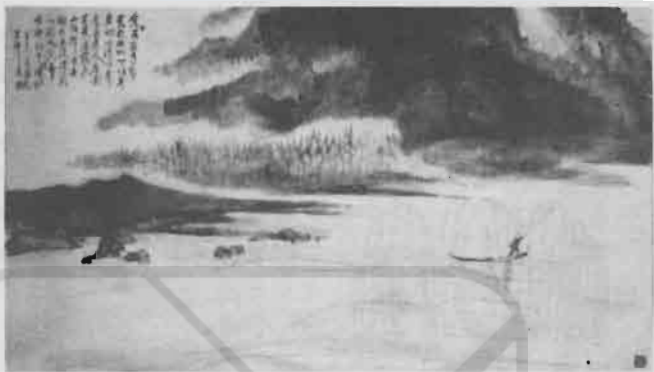
您以饱满的乳汁，哺育着所涵盖的万物生灵。漫山遍野的胶园、高耸入云的椰树、略晓人性的猿猴、雍容华贵的天堂鸟……，那一座座创造财富的锡矿场。那一代代生息蕃衍的子民，无不分享着您的恩泽。霹雳河啊，您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是功高载青史的民族摇篮！

母亲河的爱是博大深沉的，对浪迹天涯的游子也一视同仁。霹雳河流域的华人“甘榜”、街坊、学校和社团，以及素昧平生的各行各业的乡亲。不仅给予我安身立命的衣食住所，还诉说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给予我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珍贵的素材。尤其是那些正气浩然，情深谊重的人们，倾尽全力救助我于危难之秋；即使我粉身碎骨，也不会忘记他们的恩典。

位于霹雳河东岸的兴中中学是我生活与笔耕的根据地。我度过清贫而精神富有的粉笔生涯；我撰写了一系列反映地灵人杰、风土民情、

社会百相、善恶冲突的“山芭散记”和小说、杂文，为“文艺马华化”奉献菲薄的力量。其中的若干篇章日后被方修、苗秀、赵戎、柏杨等前辈选入几种“文学大系”之中。直至本世纪80年代，我创作的《柔佛海峡两岸》、《椰子肥、豆蔻香》等长篇华人历史小说，不少人物、情节、场面、背景是来自当年在霹雳河畔的生活积累与民间采访。母亲河啊！您丰富的蕴含、纯真的爱抚、嫉恶如仇的品格、坚忍不拔的气质……如春风化雨，对我的人品与文品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您的身旁，我也萌发过温馨的爱恋。那时年近弱冠，意气风发，有位和丰街场上的粤籍女学生，将初恋的柔情蜜意向我——无根的漂泊者倾注。我受儒家思想的约束，既爱她又难于言表。50年代后期，我定居浑河之滨的关外名城。她竟只身买棹北归抵达五羊城，来函示意到沈阳求学。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位卑职微，收入仅够糊口。强烈的自尊心和封建意识残余，促使我婉言规劝她先在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负笈，日后再来“白山黑水”的地方。詎料因此损伤她的芳心，音讯即告断绝。



时至今日，定居香江打工度日的她，仍然不肯宽恕我的“寡情薄义”。是的，因为我，她滞留异地，无法回归那生于斯长于斯的胶锡之乡，见不到那望穿秋水的年迈爹娘，不怨恨我，怨恨谁？

去年11月，我回到阔别40年的狮城，出席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多么渴望投入母亲河的怀抱，亲受您温存的爱抚；多么企盼目睹独立后的霹雳、马来西亚，旧貌变新颜。尽管我未能如愿以偿，却要深深感谢吴岸、马湍、江南等大马的著名作家，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几次夤夜到狮城滑铁卢旅馆看我，他们带来了马来西亚文友们的真挚情谊，带来了霹雳河、拉让江的亲切的问候；还要向柯金德兄致意，是他主编的《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赶在我访新期间发表拙作

《久违了，第二故乡》，向新、马乡亲们，向母亲河通报了游子回归的消息。

更令我欢欣鼓舞的是：诗人秦林驰书告知，在霹雳河畔红壤里成长起来的文学之林——《清流》杂志，近期发表了 my 《胶园往事》。这是40多年前发生在母亲河边的历史插曲，它能披露于本州的华文刊物上，的确倍加亲切。《清流》的编者和我素不相识，拙文却荣幸被采用，这也许是霹雳河的恩赐吧！

倦鸟恋林，游子思归。母亲河啊，请您相信：在抵达生命终点之前，我要回到您的身旁，若难生还，也将魂归！



1991年7月末急就于中国沈阳北陵

湄南河畔荡秋千



○ 爱薇

1982年的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我随着旅行团来到泰国的湄南河畔，那是为了要参观名闻遐迩的“水上市场”。

当导游员将我们引到河口时，只见河面上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小船。船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还有生果、蔬菜等，可说应有尽有。

我们的汽船就在“档口”与“档口”之间，徐徐的穿梭来去，偶尔也会停下来，与“档主”搭讪几句，顺便买些喜欢的水果或零食，吃起来倒是另有一番风味。

特别引起我的注意的是，发现守住档口做生意的，大部份是妇女。看她们身手敏捷，伶牙俐齿的招呼顾客，打从心里佩服她们的能干，“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此又一明证。

离开了拥挤的“水上市场”后，导游建议我们乘船到河面上去兜兜风，大家都拍手称好。

汽船加快速度往前冲，激起了一阵阵白哗哗的小花，望着宽广的河面，心情舒畅极了。

“喂喂喂，大家看！”忽然，船上有人高声呼喊起来。

“你们看，小泰山！”

“在那里？”几个人不约而同，充满好奇的问道。

“哪，就在哪儿！”先前高喊的游伴指着河畔不远的一棵大榕树。

定睛一看，果然有个小男孩，赤着膊，下穿一件短裤，年约七八岁，攀着垂下的榕树气根，像银幕上的“小泰山”在那里摇来荡去，好不快活。而我们一个个却看得目瞪口呆，为他捏一把冷汗。

“这小家伙也真大胆，不怕失手掉到河里去吗？”听见旁边一个女游伴轻声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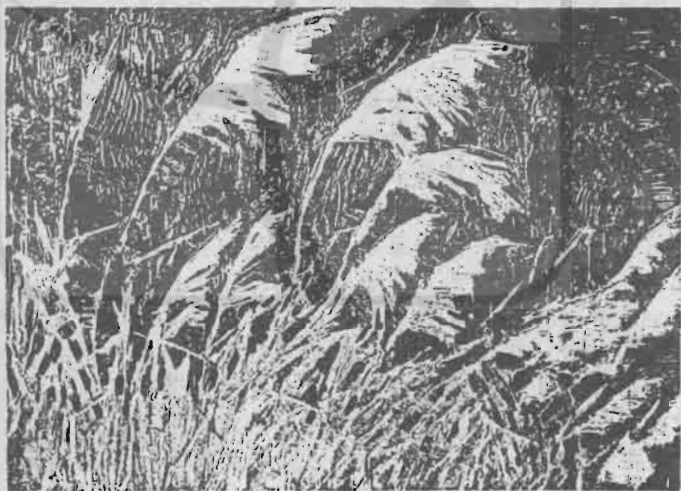
“少替他担心吧！人家早已习以为常了，你看，大树旁不远处不是有间屋子吗，或许这棵榕树已成了他平日嬉戏的地方哩！”

“说的也有道理。”有人附和说。

这件事虽然已过去了整十年，然而，那个在空中飞来荡去的小身影，一直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在物质生活上，这小男孩或许是贫乏了些（从其外表猜测），但是，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比起一些城市的孩子，肯定来得丰盈，来得快乐。



1991·8·12



浪濤・浪語

○ 臻杰



带着陌生者的生疏和惆怅，我来到这往海岛渔村的码头。
谁敢说漫长的人生不是个舞台，我们时刻不同的在饰演着各种角色。
你看！今日以前，我还陪老伴子在欣赏电视节目，在品尝龙井、铁观音。
今日在一纸通令下，我孤单的背着简单的行囊，东询西问的在探寻前往渔村的小舟。

合作社的职工们，带着满身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好奇的围绕着我，好像在注视失群的羊，那怜悯、同情的目光，令我忐忑不安。

我像囚徒，像逃犯，更像被遗弃在陷阱中的羊。我无助，我孤单，等待命运的主宰，分配我应扮演的角色。

我蹲在船尾，看看那滚滚的白浪，狞笑的奔向后方，是那么惊心动魄。我连气也不敢大声喘，双手紧紧的握住船舷。

两岸的红树，像魑魅魍魉似的与浪花竞走，船在摇曳着，动荡着，艰苦的向前冲，像脱缰的马，像逃狱的囚徒。船夫紧闭着乾瘪的双唇，额上虽然布满象征岁月消失的皱纹，一身被阳光炙炙得、被海风吹薰得黝黑的皮肤，但眼眶中却发出炯炯的光芒。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的安贫知足。他横坐在机舱上，腿按在舵杆上，轻轻的摆动，船就平稳的向前奔。

船在小咖啡店的“渡桥”上停下，这里没有石级，也没有木梯，只在两根桥柱间横系着两根小红木作梯级。桥柱上系着五六艘船，有大的，有

小的，都很陈旧，漆斑斑剥剥的褪得七七八八，在那儿寂寞的动荡着，互相撞击着。船上的搭客，除了我，全是村里的渔民。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都趁着难得的星期日，到那喧哗车水马龙的城里，补充不足的日用品，或松懈一下疲倦的躯体，钻进那冷气的电影院享受一番。

我迟疑着该如何爬上这整十呎高的梯级，搭客们船过船都全上了岸，我殿后，真难想像我如何克服这第一道难题，幸好船夫把我的行囊向上抛到桥板上，然后在后推我一把。

在那残旧处处都现出剥蚀、陈旧不堪的小咖啡店里，有五六个黝黑皮肤，赤足裸着上身、穿着短裤的汉子走了出来。其中一个发出洪亮的声音说：

“是新校长吗？欢迎，欢迎！我是董事财政。”

像看马戏团的狮子，村里的孩童纷纷的围在咖啡店的门前，指指点点。咖啡如何喝进嘴里，我也没有感觉。局促不安的自我命令着，“镇定，从容。这是你歇脚的地方，这是你服务的新环境，这是你要教育的未来国家主人翁。”

我小心翼翼的，步步为营的跨

开脚步，跟随着董事们到学校教员宿舍。这里没有石子路，也没有泥路，更没有小巷。有的是一条建在烂泥浆上的木桥，贯穿整个村子，连接着家家户户。我无暇把头抬起来望望桥旁陈旧剥蚀的木桥为墙、锌片为顶的民房。双眼专注脚下的木板，有些是脱了钉，有些仅击绑着小绳。我担心一个大意就会出洋相，但我身前身后的小童，却飞奔在桥板上，令人惊叹。

在酷热的阳光下，我们行了五分钟，就来到学校前面背海面山的宿舍。学校不大，只有七八十个学生，教员有四位，青一色是男性。他们年纪都在三四十岁之间，家属都远在内陆，最久的已在这里教超过十年，最短的也有四五年。日子久了，不习惯也得习惯。早上上课，下午改卷子，睡午觉，晚上谈谈天，喝喝咖啡，一天就这样打发过去。小地方，生活是最节省，除了膳费，一天不花一分钱是常有的事情。有家眷的，在周末回家时把脏衣服带回去洗，没有家眷的干脆自己洗。这里每个人最不可缺的就是手电筒，因为过了晚上十一时，村子里唯一的发电机就会关掉。

教员与教员之间，谈不上有什么情感，同事多年了，除了打招呼

外，还是很少交谈。当董事为我们介绍时，他们也只是公式化的伸出手，淡淡的一握。我想知道一下学校的现状，他们表现得那么漠不关心，连话也不想多说。我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对生活感到厌倦，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活力去了那里？

假如说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了解，互相关怀，那么，他们的得分几乎等於零。他们都寂寞惯了，日子就像一池死水，不起一点涟漪。据说前任校长也在这里教了十二年，经过多方面人事关系，才好不容易被调升。至於教员的申请调职，每年都如石沉大海。於是他们不再奢望什么，他们习惯于死水生活，每个人都变得沉默和孤独。冰冷的脸孔，紧蹙着眉头，仿佛满肚子尽是哀愁。

晚饭后，我独坐在宿舍后的渡桥上，俯首望着三三两两干活归来的渔船，我感到寂寞，我感到孤单，我不知如何提高他们的斗志，怎样燃起他们的热情，又怎样解开这个局面，为人为己。不知什么时候，我也变得那么多愁善感。真的，我需要多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设法为他们解开千千结，才会真诚的献身民族教育事业。

有两个年青人，像对待老朋友

一样，一点隔膜都没有，走前来陪着我聊天。原来是曾到城里中学读过几年书的校友，从他们的咀里，我知道了许多。

——这里的村民不是捕虾，就是捕鱼或养蚶。

——有的在浅海捕虾，有的用七星捕虾。

——在浅海捕鱼，都是小鱼，每天可以来回，要捕大鱼就得到深海去，每三天来往一次。

——养蚶要有资本，也要有蚶场。海上挖蚶的，都是为老板辛苦，为老板忙。

——海路不好，收获少。尤其是死流，所获连油钱都不够，宁愿休息谈天。

——全村除了两间小咖啡店，只有一间小什货店。渔民不出海，就聚集在这三个地方谈天说地。村民唯一的消遣，也是唯一的娱乐，就是赌钱。在渔寮，在住家、三五成群的赌。男的赌，女的赌，老的赌，少的赌，父子兄弟一起赌，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人批评。

——村民满足现状，从不计划将来，只知节金过日子。小咸鱼、小咸虾就是一餐。如遇季候风长期不能出海，三餐没有着落，就向合作社预支。

——当然也有年青的渔民，为了改善生活，尝试到内陆更换工作环境。结果钱赚得多，可用钱的地方也多。三五个月后，仍是两袖清风，依旧回来渔村安份守己。

——大家都不重视教育。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看懂合作社发的单据发票，就心满意足了。海路好，四年级以上的男孩都得随家长出海干活，只有死流或休息的日子，学生才会出席上课。

——家长並不关心子弟的学业，学生回家也懒得做功课。成绩优良，成绩低劣，都没有关系，反正将来长大了，都是世世穷的渔民。

——老师们都很尽职，但都显得死气沉沉。彼此都缺乏一份关怀，谁家里情形怎样，谁以前做过什么事情，谁在那里受训出来，都互相不清楚，而且也好像不必要去了解。

渔村的落日来得特别迟。当太阳才西斜时，渔民已出海回来，如渔船慢吞吞，无精打采，引擎声都被风声、涛声掩盖时，那肯定是不够油钱，或仅够油钱的收成。如渔船开尽油门，刺耳的引擎声此起彼落，气管排出浓黑的烟，这是满载而归的讯号。全家总动员站在渔寮，迎接丰收的归来。

渔民们身上湿淋淋的，是海水，是汗水，大家都不在意。一箩箩参杂着树叶垃圾的鱼虾，倒在渔寮的楼板上。你一堆，我一堆，七手八脚把鱼虾分类。大虾、黄虾、赤虾、尖虾；斗昌、白昌、乌昌、马友、石斑。大家不怕腥，也不怕臭。每个堆满笑容的脸，填满整个渔村的画面。

渔民，在高声交谈，在互报丰收的数量。再大的风，更高的浪，他们都不怕。海是他们的希望，是养育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祖先，不知在那个年代、为了生活、为了理想，带来了流不尽的血汗，带来了坚毅不怕艰苦的决心、斗志，来到这贫乏的土地，赶走了毒蛇，驱散了猛兽，建立了这个避风港。他们珍惜这孕育他们长大的地方，渔产尽管多么歉收，但世世代代不愿离开。生活多难过，顶多辛苦些，在屋前，在屋后养些猪，养些鸭，弥补收成的不足。

海边的气候是多变化的，刚才炙痛皮肤的阳光，此刻倏变为乌云满天，狂风猛吹，细雨霏霏。

我站在桥头上，迎着鱼腥味的风，吮着咸咸的海水味的细雨，咀嚼着那两个青年人给我汇报的事情：

那个戴眼镜高高瘦瘦的陈老师，不知为什么在内地找不到女朋友，而追求这里的村花。惹恼了一群青年，把他抛入海里。幸亏给几个董事看到，七手八脚把他救了上来。校长为了教员的安全，召开了董家协紧急会议，共同谴责这种粗暴野蛮的行为，並令家长各别责骂有关的青年。被责骂的青年嘴里认错，但全村青年的心里却不服。这里适婚的青年是那么难成家，内陆的少女多不愿嫁到这海岛渔村来。现在肥水却流入别人田，他们的心是多么不愤、不平。虽然爱人和被爱都没有罪，但在他们切身利益上，百上加斤却是不应该。於是他们默默的忍受，悄悄地反抗。除了校长，或教员与校长一起搭船外，他们都不愿载那群教师从内陆来，或回内陆去。当教员在合作社，在小咖啡店里等船时，他们不是等教员们不留意时悄悄把船开走，就是迟迟也不放船，让教员干着急。尤其是周末要回家的时候，往往要呆到傍晚五六点，仍无法搭到船。不是没有船上合作社，而是你到那儿等，这儿的船马上开航；你在这儿挨，那儿的船马上放，似乎有意和你玩捉迷藏。教员气馁了，乾脆一个月也不回家一次。除非校长去开会或公

干，一起在等船。

我了解，教员与村民，尤其是年青的村民不能打成一片，那么对学校发展不但是一层阻力，而且是一种损害。青年们是家家户户经济的原动力，如他们不给予合作资助，年长者就是协助，也是有心无力。青年人仇视教员，教员连起码往返内陆的交通船只都产生难题，又叫他们怎么不灰心、颓丧和厌倦。

生活在冷气房的高官们，可否了解这群教师的感受和心态。假如每一两年接受他们申请调职，相信没有谁会千方百计设法拒绝来这里服务。法律不外人情，五年服务条件可以不施於偏僻乡区渔村。马来谚语说得好，Biar pengorbanan jangan terpikul oleh sekumpulan kecil，我们受同样的教育，领同等的薪金，来这里喝雨水拿手电筒的机会应该均分，如此才能各尽心力，为教育事业献身。

天上没有星、月亮也害羞的躲藏了起来。远处的海面，渔船上的灯火，发出闪烁闪烁的光芒。微风一阵阵从海面吹来，那腥臭的，咸咸的味道，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难受。那猖獗的小蚊子，像轰炸机似的成群结队向热血动物进袭。家家户户

的门前，都燃起了椰子皮木糠的烟火，黑黑的、青青的、白白的浓烟，

上升。浓烟的味道令人窒息，但却能抗拒吸血的一群。我们随意的坐着，躺着在桥板上，天南地北的闲谈着。那两个年青校友，再加上另两个年青校友，你一言、我一语，在讲述着浅海渔民为生活：为水域而打斗的故事、妇女红杏出墙的绯闻、那低智卖西瓜姑娘未婚先孕的丑闻、土皇帝劫富济贫的豪情、撞泳者死於海的悲剧……。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脑中不停的思索着，若要办好这间学校，村民老中青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几个青年人既然和我那么投缘，他们就是我与村民思想沟通的桥梁。尤其是青年人与老师们的隔膜，必须通过这座桥梁，求取彼此的谅解和关怀。

国家独立了那么多年，村民却无法分享到经济成长的蛋糕。这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讯设备，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桥路倒了，没人修，堤岸塌了，没人理，民生问题一箩箩，谁去关注，谁去改善？

许多生於斯，死於斯的村民，仍非国民，拥着“红登记”苟延残喘。国语只懂粗浅的“你”和“我”，再说下去就如鸭子听雷响。中文懂

得不多，国文更是个文盲。下情如何上达，民生如何争取，责任都落在我这猴孙王身上。我成了村民与代议士的桥梁，村民与政府各部门的桥梁。

这里没有路，只有桥梁，那几位青年是桥梁，我是桥梁。希望这些桥梁沟通彼此的思想，达成每个人的愿望。



鬼屋



○ 田埂

“田埂，她们叫你。”阿里有气无力的跑过来对我说。

当时，我正和小扬在食堂吃点心。听到阿里这样叫，我放下冰茶不喝了，赶忙跑到女工休息处去。女工们一大伙在玩牌，见到我来，立刻放下了牌，可丽推着亚花，要她先说话，我从容的走进那间门旁写着“男仕止步”的小室里，亚花急不及待的对我说：“田埂，有空吗？你先告诉我们放工后有没有空？”

我不假思索就回答道：“放工后，老大哥叫我去见他。”老大哥是工厂的经理。

“放工后还叫你去做什么？不用去见他啦！等下跟我们去看鬼屋（RUMAH HANTU）。”可丽直截了当，命令似的说。显然的，她们知道我骗她们。

“鬼屋好恐怖呀！我听说它比吡叻凯力古堡还要恐怖。它闹了几次鬼，有马来鬼、印度鬼，甚至华人的鬼都有，不去看实在可惜。”燕文在旁帮腔说话。

“有没有赌鬼、酒鬼这类的鬼？”我开玩笑的问道。

“什么鬼都有。总之，放工后我们等你。”

我做工的工厂在北海。厂里女工多住在附近。近来，她们听一位马来工友说在双溪鲁瓦（SUNGAI DUA）有一间鬼屋，所以都想去看看。

一放工，除了我的一辆车之外，还有大山脚高佬的车子。我们一共十个人，因为怕迟了天黑，女工们没有换衣，穿上工厂制服，就一起出发。

从北海新路开路，经过拉惹姆拉，双溪浮友，一直到双溪鲁瓦，费时半小时。我们由一位马来女工带路，来到所谓有鬼屋的马来甘榜，已经是六点了。当时，天还亮，我们停车在大路旁，步行了一会儿，就到达了鬼屋。

鬼屋并不怎么特别，只是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来参观者人数相当多。人天生本来是好奇的，鬼屋前段路，甘榜居民为了做好奇客的生意，已摆了三四个冰水和食品摊。一路上，陆陆续续都有人走进这个甘榜，我国三大民族都要亲身一睹鬼屋的庐山真面貌。

鬼屋非闹鬼的屋子。它只是一间偌大的马来高脚屋。它之所以成为众目的焦点，一半是靠传言，一半是由于人的好奇心。根据传说，屋子的建成，拜托于神灵。主人不用一枚铁钉，不请工人，一个人在夜晚工作，三天里把屋子建成。屋内摆设的一些古董装饰品，听说是神灵所赐的。

我们一行人，走进屋子大厅的

时候，有十个单面鼓手坐着拍击单面鼓，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大厅两边各有一间房间，其中一间房里摆设一张床和一张旧桌子，桌上有一个旧款的熨斗。另一间房间设有床，却有一张长桌子，排满各种各样古代玩具和一个类似电话筒的东西。

大厅的尾端是厨房，主人展示了各种样式的厨房用具，琳琅满目。后门旁，有一个中年人在转动一架旧款唱机的把柄，唱机播出一些马来旧曲。

倘若我用稀奇来形容这间鬼屋，它稀奇的像一间博物院。它的入门免费，所以是一间非营利的建筑物。我们在鬼屋逗留了半小时，趁天还未暗，就启程回家。

参观了这间鬼屋，使我觉得屋主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打出生意路来，不去赚钱。

它和几年前菲律宾马可斯时代所搞出来的石器时代原始人的闹剧恰好相反，前者为名不为利，后者为利不为名。

总而言之，鬼屋的产生，显示出马来民族的确与众不同。



稿于实兆远中正

樂器刀剪何處覓



○一介

我光顾过的理发师傅不计其数，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童年的那一位。

他的理发店内，经常坐着三五个闲汉，非为剪发而来，却以这里为闲谈、看报纸打发时间之处。不过，他们的头发长了，好意思到别处剪吗？这一笔生意迟早做定啦！再进去是间小室，偶尔有人在“筑长城”——打几圈卫生麻将，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一间“华乐室”。夜晚打烊了，主人把帆布床摊开，它又变去了寝室。

我光顾这间理发店，是出于隔邻符绩炳兄的大力怂恿。原来，我自懂得自己上街理发后，不满理发师傅太过“粗暴”，将我的头像器物般转左转右，真不好受，使用剃刀时更是惊险得很。比我大几岁的绩炳兄知道后，便告诉我他的理发师傅工夫到家，下手轻细，值得一试，于是我便移樽就教了。

我们管这理发师傅叫“薄某”，照海南话是“阿摸”之意。因为，他不但理发技术高明，而且动作细致，绝不会把顾客的头颅颈项硬硬扳来扳去，只是轻轻的触及，就像“摸”一样。奇怪的是“薄某”这绰号后来居然流行起来，我们两个毛头小子，可没有这份宣传的能耐，应是顾客们人同此心、有口皆碑的结果吧！

以后，我们知道他姓王，名第耀。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外表温文尔雅，像个教书先生或财主。连说话也是轻轻的。他孑然一身在渔乡，

至于在海南岛原籍有无妻儿则不得而知。

在他店里落足的几全是同乡。所谈的话题，总离不了：海源号渔船昨夜捕获两三百担甘梦鱼，升旗而归；建兴船网肚破了，到手的鱼群又再归海；联发船捕到一船刺壳（即三黎鱼或鲳鱼）……最新的海产消息，在这里散播开去。

闲汉们也真“越权”管起小顾客的家事：频频问你住在那里，今年几岁了，父亲名什么，有多少个兄弟姐妹，读几年级，考第几名……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我真受不了这些唠叨，要不是薄某技术出众，我早就易地为良矣！

薄某是很有音乐细胞的，寝室的壁上桌上，挂或放着二胡、箫、笛、琵琶、三弦和我所不知名的乐器。捕鱼之暇的渔夫，来到店里，一时技痒，每每拿起箫啦笛啦，荒唐走调的吹个不亦乐乎，或是提着二胡，拉出呜呜咽咽的哀怨的曲子。

店主的华乐才华，较后在琼州公会成立剧务组时获得发挥。要演出琼剧，少不了华乐队，这方面的人才极端缺乏，薄某的专长，正好派上用场。负责领导华乐班子。公会曾组剧团到处义演，筹募琼联会大学奖学金，薄某关了铺子，随团

远征，卖力得很！

五六十年代，薄某在理发之暇，寄情于华乐，得其所哉，该是一生的黄金时代！

岁月无情，七十年代老境逼人。先是视力衰弱了，看物不甚清楚，对于剃须修脸挖耳等工作，妨碍甚大。更严重的却是双手开始颤抖。是怕金森症在肆虐吧？

理发店早就无复当年的风光。凤昔抵掌话旧、高谈阔论的一群，归道山的归道山，小部分在家含饴弄孙，有的贫病交侵，那里还有这股雅兴。没有生力军来补充，店内多数空荡荡，一天理不到两三个头。

桌面的箫笛蒙上了一层尘埃，二胡的弦断了，没有人修理，三弦木筒两面所蒙的蛇皮，不知何时破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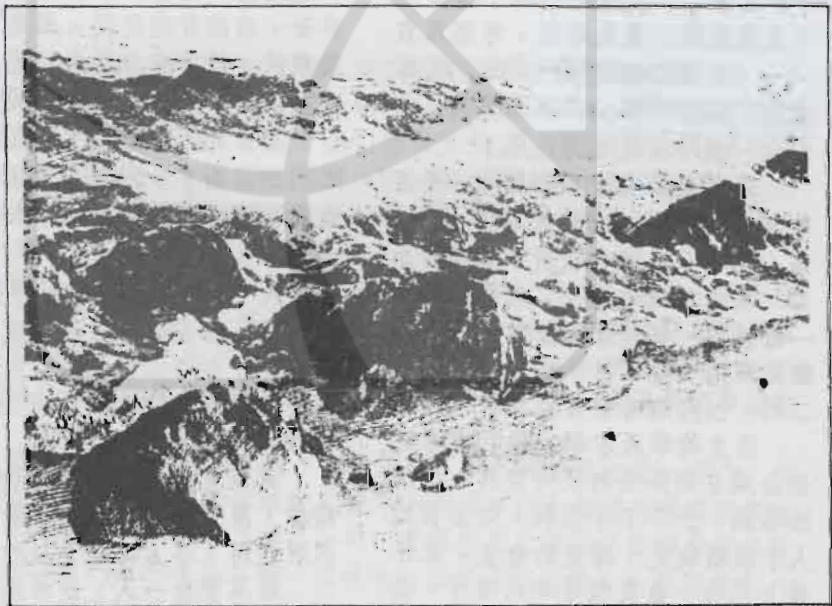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初期，他的手颤抖得更厉害，理发生涯被迫结束了。租赁了几十年的板屋退回屋主，独个儿卷起铺盖，住进昭应祠附设的安老院。

那是专为琼籍鳏寡而设的福利组织，限于经济条件，仅提供遮蔽风雨之所，各人的膳食自炊。

薄某单身一人，多年来有固定收入，生活又俭点，照理会有一大笔积蓄，可以安渡晚年。事实却不

如此，晚景十分潦倒。

狭窄的安老院里自然无处安置二胡三弦等捞什子乐器，同病相怜的嫖寡更没有聆听华乐的心情与兴致。当年的一室乐器，早就破坏断裂失踪无觅处，还有那几个抽屉内理发的刀剪用具，也已消失无影无踪……



茅草芭



○章欽

那一片绿油油的禾苗多美丽呵！一个来自狮城的朋友叫道。

那不是禾苗，那是茅草芭，我微笑地道。

毛草芭，难怪叫它毛草。它就像牛毛般，密密麻麻，紧紧拢靠一块地不分你我他。

不是毛草，是茅山的茅。我还是微笑道。

自从父亲南来，就落足在一片广阔的胶林下，胶林的四周常长满一片片的茅草，所以就叫它茅草芭。傍晚的时刻，夕阳的余晖，镀在茅草芭上，茅草便是一片金光闪闪；晚风的地步轻轻地踩过，一波低来一波高，像是层层的海浪，波波在翻滚。这时，茅草芭上会传来一阵阵咯咯叫声，我问爸那是什么叫，爸说那是毛鸡在叫，毛鸡喜欢在茅草芭里造窝；那些没长出毛的毛鸡可用来浸酒，喝了可去风湿，提了卖给人五元一对。为了捉毛鸡，我哥哥常钻入茅草芭，翻叶拆梗地找寻毛鸡的行踪，身上常被茅草割得又痛又痒，又肿又红。

常常在气候炎热的季节，爸总会荷锄到茅草芭去，锄回一扎扎的茅草根，洗净后和薏米一起煲，爸说吃了可以预防发热气。

父亲在屋后种了一片的旱稻，父母为了劳作，把我和哥带到稻田边，安顿我们在小寮里，小寮就是用许许多多的茅草盖成，不论是风吹日晒，它都会给予我们保暖，就像父母的一颗心，永远爱着孩子们。

茅草山也好，茅草芭也好，一眼望去，都是一片翠绿，风儿走过，茅草你推我挤，争先恐后地唱起歌来，唏哩沙拉地一阵又一阵，像是雨声；每当听到这声浪时，就知道风儿来了，来到我们的这块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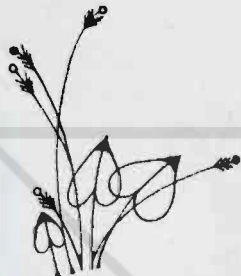
茅草花开的时节，放眼望去，那茅草芭，一片片白茫茫，像是北国落霜的情景，风儿轻步走过，白浪便会此起彼落，像天空片片的白云在浮动飘荡。

今天来到了城市，不过每一次回乡探亲，坐在车厢内，路旁的茅草芭会擦眼而过，就会使我在回忆，在追溯。

❀ (稿於锡城)



膠林戀歌



○ 章欽

谁不怀念故乡的情，谁不会追溯故乡的往事？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回忆的小手总会轻轻拨动心弦，一声声，一句句，时而缠绵，时而激动。

故乡呵故乡，一个绿色的小山镇，不管是远眺还是近望，眼前总是一片绿海茫茫。

在每一个回乡探亲的日子，奔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棕油树伸展着一掌掌齿叶，频频招摇。胶树一行行，矗立路旁；一个个赤脚的印度胶工，走在小径上，走向胶林深处，钻入绿的怀抱里。

记起那一段割胶的日子，天未亮，一阵阵咣咣的钟声敲响了，是一位印度老伯用一根铁棒，敲打吊起来的铁筒，声声响遍了整个寂静的园丘，催促工人快起床。於是，每一间屋子就陆续地亮起了煤油小灯，灯火永远是那么暗淡。此时，咳嗽声、桶声、孩子哭叫声，就这样闹醒了这个园丘。

当朝阳在山边露出了半个脸儿，雾也就一波波地向着胶林涌来。瞧，小径上，一个个胶工肩上挑着桶，走向胶林的小径。胶工们你一句来，我一句去，阵阵的声浪惊醒了枝头上的喜鹊。喜鹊一个展翅，拉开嗓子，一呼百应地高唱起来，真是喜鹊一唱天下白。此时，雾也悄悄地溜走了，那一丝丝的阳光，打从叶隙间透了下来，落在地上斑斑点点，点点斑斑，像是天上的繁星；一颗颗露珠，吊在叶尖上，晶莹发亮，像是一串串珍珠。



只要轻轻一碰，就此落地消失。呵，生命就是那么短促。这个时候，就是胶工辛勤劳动的时刻了。

听，潺潺的溪水，在小溪里轻唱着恋歌，一句句，一声声，从不休止。那些青蛙们也禁不住擂起了鼓声，和着泉水的歌，一山过一山，一岭过一岭，送走多少胶工的苦难，迎来胶工多少个新希望。

胶工们的双手捏着胶刀，一树过一树，一山过一山，急急的步伐，在追赶着生活。树根、小树、杂草，随时会把他们绊个倒；多少个脚印，

都烙在崎岖的小径，踏平山路。

中午的时分，一朵朵阳光的碎影，印在胶林底下。胶工们的肩上，挑着一担担的胶液，步伐急急，奔向释胶房，胶工的肩上，前后盛满胶液的桶，一高一低在摇摆着，看似吃力又轻松，生活就是那么一担一担挑出来。

故乡呵故乡，白云依然悠悠，青山依旧黛绿，胶山呵，你仍然青青葱葱，苍苍翠翠在祖国的蓝天下，世世代代。



徜徉在高原的夜晚



“若是有情，即使天涯也咫尺。

若是无缘，即使见面亦天涯。”

不知是谁写的“情”与“缘”我无须知道他是谁，我只觉得词内的比喻，非常有可玩味的内涵，是不？对人如是，面对着群山万壑也是否如此？我不知登上金马崙高原是第几次了。

对着山巅上的云烟缭绕，那秀丽的山峰，抹上黄昏日落的黛色，像一幅中国彩墨画，景色相当迷人。

每次涉登这高原的巅坡，我总爱极目四眺，那远山近树，青翠的一片，令人心旷神怡。

我与这些山景山色，仿佛结了缘。

友好们却耽乐于酒肴，与欢呼饮胜的情怀，或埋首在四方城的角逐里。

我宁可孤独的守在这大自然的角隅里，或徘徊在松树虬盘树荫底，曲折倾斜的小径上，远眺那一望无际的莽山，那阡陌纵横、碧绿青翠的菜田花园，以及那些野上的花卉，依山势起伏，宛如青色波涛，盘踞在这高山峻岭的每一个空间，那是山势的突兀变化？

遇上晴朗，不落雨的天气，天空蔚蓝得可爱，凉风习习，迎风而来的是泥土气息，野花的芳香，夹着阵阵的刺鼻肥料……。

曾经逗留过、歇宿在山顶上的一座别墅，那是一个有星星伴着月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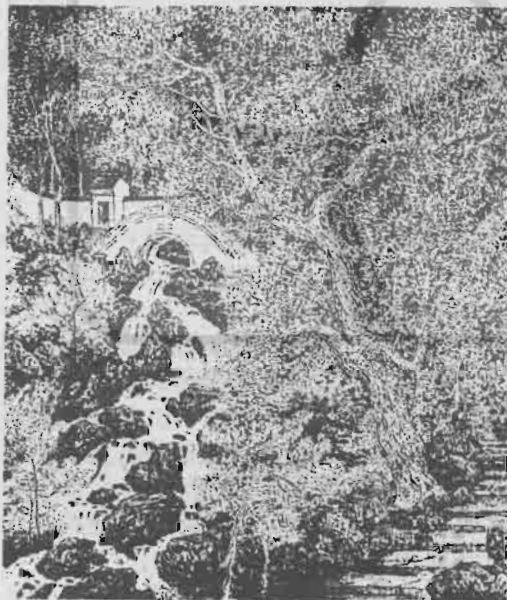
晚上，小径丛石的三株两株果树，淡淡的影子，那柔细的枝桠，在月光斜影下，随风摇曳，发出的音响，好像音乐的节奏，煞是好听。

月影下的山峦，已不复白天那种青翠，换取的只是黑黝黝的，黛墨色素笼罩着大地，山的色彩模糊，但在月影之下，又有着不同层次的美。

山底下的碧兰璋山镇，耸高的建筑物，酒店的霓虹灯光，宛如一团又一团的萤火，灯光是浑的，月

色是清的，山是黛墨的，大地却一片宁静，山风吹袭，带来了几许寒意，我扣上了大衣的钮扣，夜虽未央，但是，高处不胜寒，我依恋着高原的夜色，徜徉在别墅的小径上。

我虽与高原有缘，可是却情钟于高原之夜色。



戒烟記



○ 黃玉液

最近，戒烟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有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令到顾主们不得不积极正视问题。该报导说某公司职员因长期吸二手烟而患上肺癌，故呈文控告要求老板赔偿，並已胜诉。

我办公的地方，男女同事几乎都是烟民。我在二手烟的缭绕中处变不惊的面对那白雾般的“毒气”围攻。多年来依然神色自若健康如故。在深心里，别说二手烟致癌是危言耸听，抽烟有害身体我也从不相信。

那天一早，经理大驾光临。竟亲自动手把禁止吸烟的标记在文房中到处张贴。忙完后笑吟吟的对我说：“劳伦斯，从现在起谁也不准许在这儿抽烟，你高兴吗？”

“是的，先生。”我腼腆地说：“不过，他们会不高兴呢！”

“管不了，这是公司的命令，没有办法，先生女士们，务必合作。”经理迅速瞄了烟民们一眼，推开门扬长而去。禁止吸烟的标记好像道士的灵符。往时乌烟瘴气的办公厅如今烟消雾散，空间一片清明。只是同事们精神不振，丧魂落魄的样子，看在眼里，很是难过。

吴主任握着一根未点燃的薄荷烟走过我身旁时说：“老乡，你从来不抽烟，不知烟瘾一来心思思的味道有多惨呢！”没有别的洋同事时，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上司才会用粵语和我交谈。我仰起头，回报他一抹微笑的说：

“我知呵！已经抽了二十年，五年前才戒掉。”

“你好野！我戒了七八次，算啦！”吴主任扬起手上的香烟，苦笑着走出去门外的草坡上吞吐。

俗语说：“饭后一枝烟，快活似神仙。”过惯了神仙生活的我，很难想像饭后少了那口烟会如何悲惨？同时，舞文弄笔时少了口上叨着的那根烟怎么还会有灵感呢？因此，绝没有想到去放弃已经习惯多年的享受。到澳洲以后，看到上百种不同牌子的香烟，心里盈满了幸福感。恨不得把每类烟一根接一根的抽下去；试了五六种后，对尼古丁含量适中的红WINEFIELD二十五支包装情有独钟，以后不再三心两意的乱抽。别人递来的假如是其它牌子，也不会伸手去接，这个辟性竟然对我戒烟有极大的帮助，真是始料不及的呢！

初到墨尔本，身边四个子女依然对于他们的老爸言听计从，我的父权绝不动摇的继续发挥。时光流逝，孩子们在幸福之国的鲜奶乳酪及丰富的各类食品抚养下都已长大，有的是大学生，老么也已上初中。东西文化不同的教育结果，代沟日渐形成，我从来没有担心过的问题

居然出现了，做父亲的崇高地位竟不知不觉中在他们的洋思想里渐渐的旁落了。老么为我递来烟灰碟时坚持我应该对他说多谢的那一刻开始，我很迷茫于如此尊卑不分的教育制度。在和子女们相处时，和他们倾谈中，遇到坚持不下的争论，往往被抬出民主这块大招牌做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方法。少数服从多数就替代了子女对父亲的“盲从”。老妻明知道纵然加上她那神圣的一票我也永远是少数，就乐得给我顺水人情，这样，节节败退外我还要对太太的支持感激万分呢！

晚饭后一家大小都会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的新闻播送。我一烟在手的享受神仙般的乐趣，子女们却怨声四起，然后，竟集体抵制通通牺牲不看新闻节目。看来，非要再买一部新电视是无法解决问题了。什么都可以让步，要我把做“神仙”的唯一乐趣也放弃，是免谈的了。这些年来，我已一步一步的退让，不要谈打骂已没上演多时，对子女说话也早已轻言细语，烦劳他们大驾必先请请之外，还要谢个没完没了。孝道啦！父权啦！仿佛是否古老的神话。

先母不幸於六年前因肝硬化辞

世，孩子们过后更振振有词的说，祖母因为一生都在吸二手烟，祖父烟吸得多却身壮如牛，证明我这个老爸是自私的人，全不爱惜子女们的安危，我才不上这个当呢！反吸烟的想法证明吸烟有害，收效不大后又搞出个什么二手烟的名堂，真是胡说八道啊！

见到我抽烟，孩子们就躲躲闪闪，危言健康之说真假难分，但是防碍了天伦之乐却是事实了，心里似乎有个声音在说：戒了吧！戒了吧！如此无条件投降是太丢面子了。何况，戒烟又非易事，因此，和儿女间因为抽烟而冷战不停，父权沦丧后我已经知道这一仗输的肯定不是子女。

礼拜天午后写稿，恰恰烟枝抽完了，拿了钱轻声央求老么到奶吧购一包烟，他笑嘻嘻的接过钱，任我左等右等，直到晚饭时才回来，一声对不起就把钱扔回给我，说什么奶吧没有我抽惯的烟。那餐无味饭吃过，又叫女儿走一趟，谁知她一去直到奶吧关门才回来，甜笑着道歉。第一次做不成“神仙”，翌日到工厂又忘了带银币，同事们抽的牌子又和我不同，渡日如年的让烟瘾折磨了一天。心中那句话一次又一次的浮现，回到家狠起心不再想

烟，悄悄地把打火机也抛进垃圾桶里去，那天饭后，一家人奇迹似的都在电视机前共看新闻播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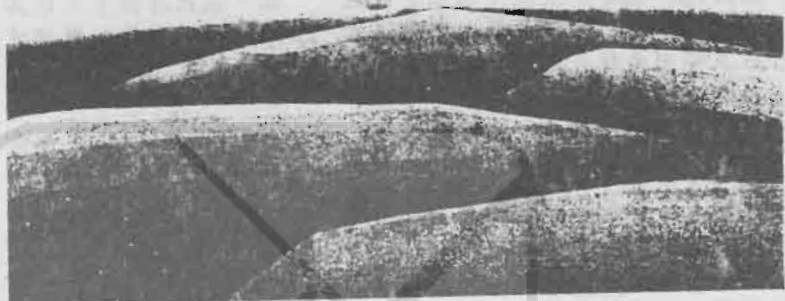
烟瘾发作，只要想起那份天伦乐，我就忍住了。以为戒烟很困难，原来不过如此，想想才知道已戒掉五年啦！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日 墨尔本



青山不老



○水菱

响往多年了，青山的风采依然如故吗？疑惑多年了，它那带着“港”的名字——福隆港，是否保留不变？

为了探个究竟，于是千里迢迢奔至山脚。昂首望山：山依然葱翠，山依旧静谧；它那独有的气质、巍峨之姿、肃穆神态，使我感到青山不老，青山常绿。它牵引着我的心，奔向山林，寻幽探秘。

我们乘坐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而行。一路上，只见群山默默、翠竹成林。登上高处，空气愈觉清新；迎面晚风习习，略有寒意。

当片片晚霞染红天际时，我们才抵达山顶。苍茫的暮色渐渐笼罩四周。有人说，山上的寒气将随着夜色的深沉而加重。夜里是不适宜出外溜达的。

于是一行人匆匆走入白色的旅舍，优雅别致的布置，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次日早起，怀着兴奋的心情，希望与清新不染尘埃的青山相见。清晨的山景，特别美丽，满眼翠色，浸浴在薄雾里。远远望去，恰似一幅烟雨蒙蒙的水墨画。阵阵晨风扑面，令人舒畅、精神百倍。

移步前行，所经之处，无论是山沟里、斜坡处或山壁上，都被那罕见的大叶弯钩的羊齿植物所占领。

“哇！这些羊齿植物，就象无数的大手掌，向我们招手呢。”有人在山谷的另一端高呼起来。

远处的白雾把几座山头披上了白纱，仿佛不让人们观看其庐山真面目；不过此情此景也不能保持得久，当太阳出来时，面纱也即将消逝无遗。那时，还不是要以真面目示人啊！盼着阳光，阳光却姗姗来迟。

移步走向人工布置的园林花圃，看那无数的芍药，花色正浓。娇嫩的枝茎，毫不费劲地撑起朵朵偌大的花朵：有紫红的、橙红的，以及白色的。看到这缤纷多彩的花儿，不禁使我忆起童年时光：在升旗山下，每日清晨，看到一个两个陆续出现的花农，挑着一担担的芍药，到鲜花收集地，把花卖给印度花贩。那些童年时光里见过的花朵，早已变成尘土，但此情此景却深植脑海，挥也挥不去。

正在对花思情之际，耳畔忽有人说道：“别在这里发呆啦；快走向山的深邃之处，探一探山的奥秘吧！”

众人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忽然眼前一亮，一片花海灿烂无比，绽开在一个繁花似锦的园地。看过芍药；还有黄菊；抚弄了蓝色的绣球与石蒜；还有许多喊不出名字的山花。在这“花花世界”里，花儿使出浑身解数，争艳斗丽。置身于

此，心境顿时感到年轻起来，于是手舞足蹈。大呼友伴“快摆好镜头，替我留下青山与群花一般年轻的情影！”

怀着爱花、惜花、赏花的情怀，在群花的怀抱中，享受着花的芬芳，花的温柔，令人沉醉不已。

忽又发觉有人轻碰我的肩膀说道：“看啊！不远处还有一片翻松的土地，我们过去看看吧。”

趋前一看，只见遍地皆是芍药的根茎，一条条似薯状的根茎，露出地面来；还长了许多小小的嫩芽呢。这时立刻便有自然反应——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俯下身去，手拾起来。在挑挑选选时，有人走了过来，说道：“这些根茎是不能带走的，我们正要翻种这种花呢！”

“让我们带一些回去都不行吗？”我们都感到意外。

“不是不行，即使你们带回去，也是种不活的；因为平地上的天气太炎热了。这种花，要在天气凉快的山顶上，才能长得好。”

听了这番话，只得不得不情不愿地，将手中盈握的根茎放回土地上。

在山的隐秘处，与山共渡了一个温馨可爱的早晨。晨光匆匆逝去，天气也暖和起来，已是中午时分了。每个人都把握住分秒时光，把青山多看几眼——因为骊歌即将奏起！❀

向生命交貨



蘇杭

冷门生意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聪明的人不会去搞冷门，因为那是浪费时间，吃力不讨好的事。

推动文艺，以及搞文艺写作，也是搞冷门。别的地方的情形容或不同，但在本地，在银币的吸引力超越一切的本国，已没有几个聪明人愿意搞文艺。或者说，搞文艺的都不会是头脑转得快的聪明人。

文艺是苦差，是没有出息的傻子做的。聪明的，宁可把寻思灵感的时间省下来，去搞可以赚钱致富的生意。冷门的文艺，会把人的青春消耗掉；很多人或许会在无知的时刻被拉进这个圈子里，但醒觉之后，就会急流勇退。往后飞黄腾达的时刻，还会洋洋得意的说：好在当年我走得快。不然，还会像XX（当然是握笔写文章的）穷兮兮的，没出息！

原来除了不读书不生产的人之外，在没出息的名单之内，还多了“写作人”这三个大字。写作人不能名正言顺地站立起来，必须进行其他生计活动以求自保。写作人涂涂写写的东西，根本卖不到钱，不能解决三餐温饱。别人从钱孔里看你，能把你当作什么东西！

写作人被看扁了，不只是圈外人的眼光问题，圈内人也不敢正视自己。

写作人是瘠土上自生自灭的野草：长得好，不会吸引几个人惊羡的眼光；长得不好，也不会招来几多同情心为它灌溉。

这种写作人的形象，早已形成，绝非始於今日。这种自囿於冷门之内

的写作人形象，似乎也很理正言顺的。

似乎，写作这种冷门活动，继续下去，也还是同样的形象：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惊羨。写作毕竟是不能给人物质上的满足的，而人们所追求的，哪一天哪一刻会没有物质的阴影？

在财富之外走一条蛮具自尊的路，作家是很能够享受自己的寂寞的。在作家的天地里，月光寂寞，星光更寂寞，都是可以抚摸他的心灵，听他倾吐心声的伴侣。

不必和一般人的见识一样，劳碌个不停地去追求世间由物欲加诸於身上的荣耀。因为会写作，靠写作肯定自己的存在的作家会知道：那些荣耀都是短暂的，自己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将可以更永恒地存在。

何必在乎世俗的眼光？

何必嫉妒有些人星光闪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既然迷上了这冷门的写作，就要有孤军作战的勇气。

路是长远的。

一时的荣耀，不能当作是历史的定论。

很多搞这项冷门，企图以手中的笔来肯定人生的，在生的那一刻，何曾荣耀？又何曾不苦难？像屈原，像梭罗，像曹雪芹……都是把鲜血

奉献出来，不求掌声，为人生的理想而拼搏的人。

冷门是冷门了，但却对生命、对历史、对整个的人类作出了交待。

写作者是要向生命交货的人。他笔下有多坚实灿烂的世界，他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有多恒久的存在。

纵使寂寞一生，冷眼受尽，也不悔。

爱上了这冷门，是心甘情愿的。又何必在意於冷风凛凛，时时被人看扁看透？

只要自己不看扁自己，就能在历史的广场找到自己的方位，而且屹立。千千万万年。



祖母匆匆地走了



○ 蔡長久（中國）

祖母，不该离开的时候，你走了。走得那么匆匆！

那天，天昏昏，地暗暗，风萧萧、雨淋淋……

那天，一竿魂幡，一个梵铃，一支唢呐，一个道士，几张冥纸……湿淋淋的冥纸买得了阴间的路么？你过得了鬼门关么？

祖母，你拖泥带水地离开，你带走了全部的泪和恨，带走了所有的无奈与悲伤。可是，带走不了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思念，带走不了永不磨灭的铭心刻骨的记忆：

春天，布谷鸟叫着，妈妈弓着身做牛，粗大的轭绳深深陷入妈妈削薄的肩膀，你把着犁，不断咳嗽。坚硬土壤在松动，妈妈脚步趑趄，你的心在痉挛……歪头，小妹叫饥渴，你采来一朵野山花戴在她头上，哄得她笑了，你也笑，笑得惨惨……

夏天，夜里天宇蓝幽幽，闪烁莹晶晶的星星。我伏在你的膝盖上，听你给我讲许多星座的故事。你凝视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惘然……我知道，你又沉浸在遥遥的遐思，沉浸在无限的悲怆，又在想念着祖父。十九岁那年……

十九岁，女人一枝花。

十九岁，女人该拥有死去活来的爱。

十九岁，你可是怕见艳艳春色蝶恋花。

十九岁，你怕听凄凄切切“孤栖闷”。（注）

每年七夕那夜，你在黑洞洞的窗厮守牛郎织女相会的那一刻，你谛听他们心的泣诉，而你的心在泣血……

秋天，雁来燕归，你也夜夜梦见我的叔叔回归。

在飒飒的秋风中，你倚在海口那棵孤伶伶的白桦树，眺望大海。

太阳落了，你的希望没有落；潮水退了，你的思念没有退。茫茫的暝色吞没你苍老的背影；瑟瑟西风撩起你单薄的衣裳。你从早站到晚，不放弃天边每一帆晃动的希望……

思念使你青鬓霜白；思念使你眼泪干涸。大浪卷不走你的思念，只因为你思念得沉重；大海沉淀了你的希望，只因知道你的希望的失望。

一涡涟漪的慈爱，一片波纹的思念，都付与大海，流去，流向远方，流向天际，流向海之隅。悠悠……

冬天，冬日暖暖，寒风低吟，山秃树瘦，河涸草枯，虫鸟尽藏。

大自然走入不可逆转的冬境，你也恍恍惚惚地走入冬梦……

记得你蜡黄的脸，记得你枯瘦的手，记得你凹陷的眼眶，记得你……那脸亲着我的脸。

那手拉着我妈妈的手。

那眼眶浑浊的瞳仁又怨又爱掷向心怀内疚——我的父亲。

咽气的那刻，你还在叨念着什么？是不是你在人间尝尽了酸、辣、苦、涩，只是没有尝到甜？是不是你还在记挂什么，盼望什么？

人生不了情，祖母啊！不该离开的时候，你要走，既然走了，就安心地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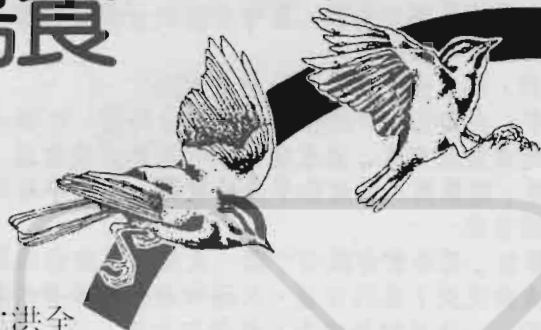
你带走了全部的泪和恨，带走了所有无奈与悲伤。可是，带走不了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思念，带走不了永不磨灭的铭心刻骨的记忆……

注：《孤栖闷》系闽南流传《南曲》之一曲名，大意：少妇孤宿思念丈夫。



九〇·九·一

鳥食



○ 沈洪全

阳光软弱无力，但很温暖，它从高高的棕榈树上晒下来，阿桑觉得，缩在被窝里也没这儿暖和。

白头翁和麻雀在红毛丹树上飞跃，还有黄色的小鸟和不知名的鸟在树叶间叫鸣，见不到它们的踪影，它们在山竹和榴槿树上，还有那些果树间的矮丛里。

果树林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本来也是果园，好几年前，果树推倒，说是要发展屋业，几年来没动工也没填土，杂树长高，已经像个树林了，有些和十年的椰子树一样高，也有大腿那么粗的主干，如今，这些树木总算被推倒了。

阿桑走来树林边缘，他想看看果树有没有被推土机翻倒。昨天，轰轰的推土机在这林地里倒树翻木，看来是要填土建屋了。

过去阴森的树林都倒了，阳光又一次普照大地，再一次晒得比阿桑的头还低，阳光就在眼下而不在树梢上。

阿桑见这广阔的树林变成了绿色的残堆，树叶开始横黄，再过不久，叶子掉了，剩下指天的枝桠，数场风雨之后，攀爬的蔓类植物就缠上了枝桠，又是一片青葱。

阿桑心里失落了许多东西，又渴求得到什么东西，也忍不住心里高兴起来，这一大片土地要建起屋子，热闹起来，赚钱也容易，不再被亲人说

住这山芭地方，没出息。没钱的日子也混得很好，还不是懒惰惯了。这人没出息，懒虫！阿桑心里明白，人到中年，要争也争输年青的一代，自己没有学识，也没有技术在身，还是守着这片父亲留下的这片土地来得自由自在，自己又过不惯城市生活，在这里，烦恼没有那么多，只有松鼠和鸟来吃水果而已，等那个繁荣的日子到了，这块土地卖得好价钱，看那些人怎样看我！

黄昏的阳光特别亮丽，以往见不到的天空，现在一片天际呈现在眼前，伐倒树木的土地上空有蔚蓝的云朵外，还染上了温柔的颜色。

阿桑被这片天空迷住了。

空气里弥漫一股热气，这流动的热气不知从何而来，以前没有。以前，在这块土地上只有清凉，风动的叶子和叶子的声音，现在，阿桑只感觉得热而迷糊，似乎也寂静了不少，而且，在这丽亮寂静的空间里，有股绿叶被焚着的气味，这气味在倒下的树林间挣扎，突然间，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响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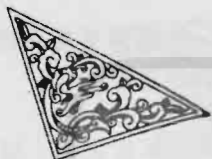
阿桑见到很多鸟在倒下的树木上空飞翔，吱喳喧哗不已，呀！阿桑心里惊喜万分，他看群鸟在倒树上飞舞，喜鹊，白头翁，麻雀，火鸠，黑褐的伯劳，蓝绿的鱼鸟，黄色的莺鸟，怎么这么多鸟飞来呢！

天色微明，阿桑在自己园地和倒树林的边缘空地上洒了许多鸟食，有粹米，鸡料，熟透的木瓜和香蕉，接着他装上了网，细绳套子，笼子和粘胶。

天亮，有鸟儿飞离倒树，阿桑坐在自己果园的榴梿树下，观赏这片低低的，泛黄的倒树林上空的群鸟飞舞，他等待收获。



神象毀了



○雨川

李亚生今年已经十八岁了，他长得皮白肉嫩，眉清目秀。这大概是因为他长期躲在工作室里雕刻神像，很少出去外面晒太阳和运动的原故吧。他十五岁那年就开始学雕神像了。那是因为他十五岁那年，刚踏入初中一的教室，他那个专雕神像维生的父亲病倒了。医生验出是肺癆病，必须休养。李亚生是家中独子。他母亲又是一个长期与药瓶为伍的妇女。他父亲病倒以后，家里就到了无隔宿之粮的程度。为了支撑家庭，他只好忍痛停学，拿起雕刻刀，代替他父亲雕刻神像。他天性聪明，又肯用心学习。加上有他父亲在旁指导，不多久，他就成为一个雕神像的巧匠了。几年来，他雕出了许多神像，都雕得栩栩如生，维肖维妙。比如他雕大伯公神像，一定雕出大伯公慈和的脸孔，教人一看就感到大伯公是一定有求必应。他雕关帝爷时，不论是关帝爷坐读春秋或跃马横戈，都表现出神威凛凛的神气来。他所雕的观世音，就一定表现出庄严的气象，令人见了会不自觉地神像前跪下，叩首膜拜。许多人都说他所雕的神像比父亲雕得更好。他总谦虚地说：“不！还是我父亲雕得比我好！”他父亲在一旁听后只是微笑，心想：“虽然我没有能力供他读多年书，但是传他这份手艺，他也可以赚吃了！”因此，在李亚生十八岁那年，他就放心死去。李亚生的父亲逝世的时候，他难过了一段时期，过后不久，他就振作起来，雕更多的神像。那是因为神像的销路，越来越好，每一家人住进了新屋子，都要买一

尊或几尊神像回家供奉，朝夕烧香膜拜。最近多建了许多新屋子，自然也就是神像销路大增的原因。李亚生每天都埋首雕刻神像，几乎不知时间的过去。有时他母亲叫他休息吃饭，他还不肯停下手来，总说：“等下才吃！”他母亲往往一等就等到饭菜都冷了，他还不肯离开工作室。有时他母亲说他：“你不要不顾身体呀！”他就说：“就要完成了！雕好了才去吃！”每天，在他的工作室里，都有一些完成的神像。往往，他雕得累了，就会对着那些神像，喃喃自语起来：“神像呀！你们本来都是一些木头，但我赋予你们神的形象，让你们被人摆在神龛里，烧香膜拜。你们要真的做到有求必应，替人消灾纳福，保佑人们出入平安呀！”默念过后，他又抓起雕刻刀，向着面前的木头刻下去。一天，他正在凝神刻着神像的时候，他手中的神像竟对他说起话来：“亚生，你是个有福的人！”李亚生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神像说：“我说你是有福的人！”李亚生问：“什么福？”神像说：“你刻了那么多的神像，神一定会保佑你的！”他问：“神要怎样保佑我？”神像说：“神会保佑你平安！”他问：“还有呢？”

神像说：“神会保佑你百子千孙，长命百岁！”李亚生惊叹：“啊！”他想：如果神像说的话可当真，他今年才十八岁，要活到一百岁，就还有八十二年好活。八十二年，是到了公元二〇五〇以后的事了。到了那个时候，世界又不知变到什么样？到了那时候，不知还有人拜神吗？不过，关于这点，他不敢存疑。因为回教传了一千三百多年，基督教传了一千九百多年，佛教更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些宗教，在流传了这么悠久的历史以后，不见衰亡或消灭，反而有越传越盛之概。至于像他父亲以前雕刻神像，多久才能卖出一尊，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那么穷。不像他现在，有时一天可以卖出几尊神像，经济就比他父亲时代好得多了。也难怪他母亲最近神色好起来，脸色也红润得多，不必再时常到诊疗所排队拿药了。想到这些，他就对神像说：“神呀，只要你保佑我母亲健康，我就十分感激你了！”神像这回没有回答。李亚生看神像默然不语，他就想起神像刚才对他说过的，他将会有百子千孙的那番话。他心中感到好笑起来。因为他想：我才十八岁，还没到交女朋友和结婚的年纪，那来的百子千孙？不过，他想：我家到

我父亲已经三代单丁独传，到我这一代，应该子孙昌盛。只是，现在年纪尚小，还不到娶妻传宗接代的年纪，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想这问题，实在言之过早，还是不要想它，专心刻神像吧！不过，最近有人在他屋子隔壁开了一间神坛，打扰他刻神像的心思。这间神坛，自从开设以后，香火异常鼎盛，每日到来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李亚生听人说神坛坛主是个法力无边的人、他的神坛里养有许多小鬼，供他驱使，所以，一些善男信女，大都有求必应。求财得财，求福得福，遂心所愿。李亚生更听人说坛主最擅长的是替人捉鬼解降。经常有人请他去店屋或住宅施法。凡是经他施法以后，做生意的就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也有些据说是中了降头，语无伦次的人，被家人挟持到神坛来，要求坛主解降。也大都都能达到解除降头的目的。奇怪的是，那些中降头的多数是年轻貌美的女性，当她们上门求治时，多数会被坛主留在神坛里过夜，因为坛主施法的时间多数在半夜。第二天，这些被施法的女性，多数是迷迷糊糊地被人挟走。至於她们身上的降头解除了没有，也只有他们才能知道。李亚生近在隔邻，难免会受到神坛热

的气氛所影响，再也不能集中精神雕刻神像。往往，他会在神坛最热闹的时候，过去看热闹。那个坛主，对他好像特别投缘，见到他总是很高兴。有时，当他空闲下来的时候，便会拉着李亚生聊天。他常常对李亚生说：“你雕刻神像，赚得了多少钱？不如来向我教法术，以后也开间神坛，保证你能赚更多的钱！”对于法师的话，李亚生一点也不怀疑。因为用来开设神坛的这间屋子，是坛主用自己的钱买下来的。按照时价，值得七、八万之。坛主有两个老婆、五个儿子，还有两部汽车，一部是簇新的国产车，另一部则是名贵的丰拉雅廊。如果坛主没有丰厚的入息，那里养得起这个家庭和这两部汽车呢？李亚生一时心动，冲口问道：“我可以学到你的法术吗？”坛主说：“为什么不能呢？”他说着就把李亚生拉到身边，动手在他全身摸索。一面啧啧称赞：“你全身都是仙骨，正是学法术的好材料呀！”李亚生惊喜地问：“真的？”坛主说：“我看过千千万万人，还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你呢！”李亚生颤声问：“我何时可以开始学法术呢？”坛主说：“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越快越好！时间最好在晚上！看看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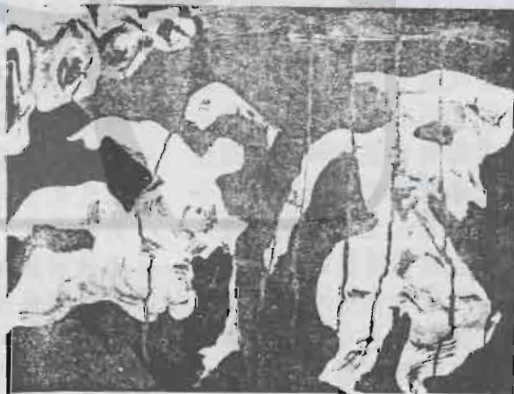
一天没有人来找我施法，你就过来吧！”李亚生诚挚地答：“好的。”当他母亲知道了儿子要去学法术，就对他说道：“亚生，还是专心雕你的神像吧，学习法术没有用的！”李亚生反驳道：“妈呀，我学些法术来救人不好吗？”他母亲说：“不是不好，而是学法术的人都没有尾！”李亚生明白他母亲所说的“没有尾”意思是“没有好结果”，但他执意要去学。他母亲也没有他的办法。他的师父，也就是神坛的坛主，特地给他选了一个好日子，并叫他焚香沐浴，晚上到他的密室来。坛主这个密室，平时不让人进去。只有当他要施法的时候，才把病人带到密室里面。李亚生为了要学法，也被带进密室。密室里的陈设充满神秘气氛。四面无窗。中间吊着一盏暗红的小灯。有一张床，四周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神像。那些神像，都是李亚生前所未见的，令他看得目瞪口呆。他随着坛主进入密室后，坛主就把密室的门关上，并上了闩。然后，他吩咐李亚生把衣服脱光，伏在床上。李亚生感到奇怪地问：“学法要脱光衣服的吗？”坛主答：“是的。一来表示你身心纯净，二来法术才能进入你的身体。”为了学法，李亚生只好照

坛主吩咐做了。当他伏在床上的时候，坛主也就开始念起咒来。那些含含糊糊的咒语，李亚生一句也听不懂。反而是听得头脑昏迷，昏昏欲睡。正当他处于模模糊糊的状态中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个人爬到他的身上，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要挣扎，只听坛主用喘息的声音说：“不要动！法术就要进入你的身体了！”他感到下体一阵分裂开来一般的痛。第二天早上，离开密室的时候，坛主给他喝了一杯符头水，郑重地对他说：“学法的事，不可对人说起，否则，你就大祸临身！”李亚生回家以后，果然不敢把夜来的经历对人提起。连他母亲问他也不愿说。只是，他终日没有精神，做事提不起劲来，而且睡了一整天。他母亲很担心，埋怨起他来：“都叫你不要去学法术，你偏不听，现在不是学出病来了？”李亚生只能有气无力地对他母亲说：“妈，不要说了！”但他母亲不肯罢休，过去找神坛坛主，要问他为什么她的儿子学法术学成这个样子？可是，坛主不在。而且神坛里的东西被人砸得稀巴烂。她吃惊地向旁人问神坛发生了什么事？旁人告诉她：“神坛坛主假借神佛之名，干着欺财骗色，迷奸妇女，还诱奸童男。如

今被人揭发，神坛被人砸烂，他也被人抓去警察局关起来了！”李亚生的母亲听后吃了一惊，急忙跑回家去把这事情告诉李亚生。李亚生听后就拖着伤痛的身体，一拐一拐来到神坛。只见神坛四周，丢满坛主所供奉的各种神像，一具具都断手断脚，肢体分离。他拾起其中一具神像，那是他的作品，是坛主来开设神坛时向他选购的。此刻，这具神像也被人砸得支离破碎，毁不成形。他抱着这具支离破碎的神像，哀伤地问道：“神呀！你在何方？”



(3 · 9 · 9 1)



野路



○ (香港) 金力明

或他总是这么不合时，已是假期的今日，才觉邮局关闭，银行锁门，走到各处都是一面冷冰冰的铁门，很不习惯地向着自己愣生生地竖立。

一觉睡醒已是下午四时，他仍认为还是清晨该写出些什么作为一天的交代的时候，总有一个未完的故事迫使他想把它接下去，由自己做主角扮演。或这苦害了他，耽搁了许多不应失去的东西，而这个故事的完结与否，他能得到什么和达到什么，并不明白。

黄昏的树木显得辉煌中有森严的感觉，向他一丛丛晃动，它们似乎在移动着走向他欲表示什么。路上没有行人，正诧异时有一女子就在这些树丛里出现，初见时只不过也是一棵走向前来的树木而已。

“好吗，野路上的正人君子？”她轻声地说着。

这是一张狭长窄瘦的脸，有上吊的眼梢与黑眉。他不认识她。从没有见过或设想过会有这种形象的人在生命期遇上。

“不很好。”他冷冷地表示。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他希望走过去。此时，他不想遇上任何类型的人。即便对方是曾认识，间接或直接的都好。

“我早知道你会来，在这条野路上出现。”

她的话使他怔了一惊，看她的神色并没有开玩笑的戏谑成分。

“可我确实不认识你。”

他仍冷冷的，只想尽快走避，不想有人在他不愉快的时候，再惹他动气。有一排外的情绪强烈控制住他，哪怕是一直追找的东西来临，在此时也是一概不与接受。

“去哪儿，抱有什么目的？”

她挑了下眉梢，声音变得更轻微。“只是来野路走动？为寻找某种气氛吧！”

“不。或者说，是寻找一个结局。”他更正着。

她拦住了他的去路。

“四年前，我在这条路上见过你。过后，在眺望中发现你山脚边的住所，我在这儿一直等待，希望这道路是你会再走来的地方。”

他仍不解她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而说？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无关与他的话，竟要不停地讲下去。在他无心去聆听的时候，也不愿弄清楚始末。

“对不起，我有事。”

“是野路在唤你前去？”

“不错，再见。”

这是条杂生着百草的道路，路中部靠左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水塘。他曾在塘边坐着，看塘底的水草不自觉地来回舞动，像潜水的某女子见不到面目，正寻找和观测着什么。记得那时周围很静，只有几只小虫在附近唱着各自的心曲，像是躲在辛勤营造的暖窝里。他忘了，为什么那次要来这里坐，而今次怎么又走来了？之间相隔这么久，又如刚从池塘边站起，只不过是回了个身又来站立。

不知多少年前有人修筑了这路，抬了沙，垫了石，为通向如今已荒弃的一个村落。村头可能还有矗立着倾斜的牌楼，粗大的树杈孔洞内仍栖息着乌鸦的家族，在日暮的时分，没有唤，也似听见四起的唤声。

他在这条不用理会将通向何处，它会把他带领去何方的路上走着，没有目标，又像并不是全没有目的地行着。风有些大，鼓动着浅草色衬衫，似乎要飞腾般，欲把他吹离开地面。有一些大张的树叶随即打来，打在他的面上，外露的皮肤上，有种干涩涩的痛楚感。草茎都嘎吱地弯倒了肢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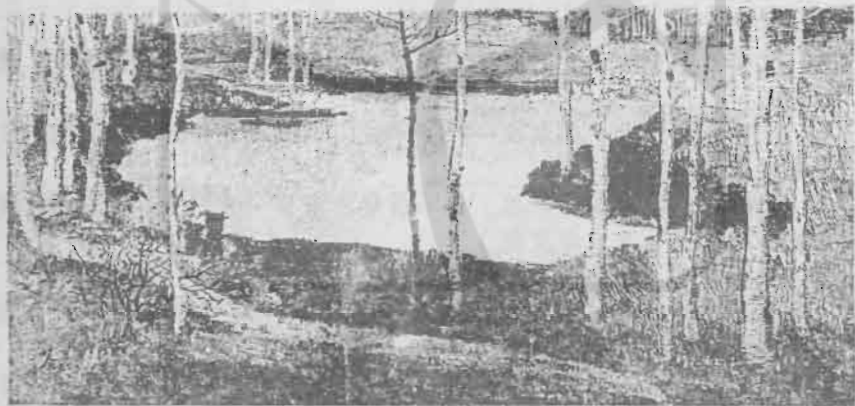
如谁在上面迅速地走过。

他还是回了头，想知道刚才遇见的女子去了何处？道路上除了前后竖立的一棵棵树木外，没有其他东西。又觉得那不过是棵临近的树木，与自己通了几句话又匆匆远去了而已。这树只是四年前路过时，或它记住了自己，说来也是，他有四年没有来了。

云不知何时早遮没了落日，阴沉的天气，更像要说明什么。

她是谁呢？这才觉得有一股乡野里草木叶的气味，从她的周身散发出来。见到她的手和脚了吗？没有注意。可能因只是对着她的面孔说了几句，眼鼻嘴是确实有的，并且知道是女性。头发呢？或有或无。对了，有黑色的一丛丛在顶上飘动，那该是她的发了。

风依然一路吹着，听来林木间有什么声音辩解着，也可能风经过耳膜引起了误听。而他是个无所求证的人，不必弄清她究竟是谁，想做什么，为什么而出现？因他只是在寻找拖得太久的某个故事的结局，想把它尽快地完成罢了。



含淚的眼光



○陳金香

远远地，就看见他拖着脚步，一拐一拐的走来。

我望望壁钟。

三点正。

真准时。

我带着鄙视的目光看着他像往常一样，推开玻璃门，赤着脚，慢慢地拐进来。

“哎，阿妹！”跟以往一样，一进门，他就嘻开嘴，冲着我一笑，用马来话跟我打招呼。

我翻翻白眼，懒得睬他，也不屑走出柜台，去招呼这位衣衫褴褛、驼背跛脚的黑吉林人（印度佬）。

我托着腮、冷着脸，用眼角斜睨他，仔细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和我打了招呼后也不理会我的反应，自顾自在巡视玻璃内的面包和蛋糕。

他那张黧黑、长满花白胡须的脸几乎紧贴着玻璃，灰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一开一合，枯黑瘦弱的手指则不断地指指点点，像在品评那些面包蛋糕似的。

他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

恋恋的眼光一直不离那些涂着忌廉奶油的大蛋糕。

瞥见他伸出枯黑的手，想去拉开盛放忌廉大蛋糕的玻璃，我猛的大吃一惊，连忙喝止：“喂！不准动手！”

我担心他真的敢用脏兮兮的手去触摸那些蛋糕，连忙走出柜台，挡在他面前，凶巴巴的：“你要干什么？”

他吃惊似的缩回手。望望我又望望我身后的大蛋糕，嘻着脸，用不太流利的马来话，结巴地问：“那个、那个、糕、大蛋糕、多少钱？一个？”

多少钱？我冷眼瞥了瞥标价，打算腔里冷哼一声，寒声道：“你问价钱干什么？你有钱买啊？！”

“有……有……”他在口袋里掏呀掏的，一面带点央求的口气，结巴地说：“我那个小的儿子，昨晚梦见大蛋糕，像这种的，有遮厘，有奶油、呃呃，还有花、花；今天他哭着要一个大蛋糕，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摸过大蛋糕……阿妹，他要那种的，有很多很多奶油……”

“喂，你到底有多少钱？”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有、有……”他摸摸索索的，好不容易才从破旧的衣袋里掏出几角钱来。

什么？才那么几角钱就想买大

蛋糕？！我没好气的翻翻眼睛，转身夹起二个蛋挞，装进纸袋，塞在他手里。

“拿，给你二个蛋挞，你走吧！”

“阿妹、阿妹，我要大蛋糕，我答应了我儿子……”他焦急地嚷，灰蒙的眼睛竟然闪着泪光：“你跟头家娘说，头家娘肯给的……”

“头家娘不在！我们这里不是慈善机构，你要什么就给什么，你太过份了！”我声大夹恶的：“你再不走，我连蛋挞都不给你，还给我！”

他吓了一跳，连忙退到门边，都都嚷嚷的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索性不理他，一扭身，躲进柜台里。

他都嚷了一阵，又恋恋不舍的看看玻璃内的大蛋糕，再低头望望手中的大纸袋，似乎长长的叹了口气，才拐着脚，一步步的走出去。

走了！谢天谢地。

我也长长的松了口气。

这个倒垃圾的老黑吉林人真是越来越过份，越来越厚颜无耻。

打从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讨厌他、瞧不起他！

记得那是半个月前，我第一天来这间美心面包西果店做收银员时，也是这个时间——下午三点正，他

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那天，碰巧头家娘在场。好心的头家娘叫我夹了二个蛋挞给他，谁知他竟不知足。又劳叨地多要了二个沙汀鱼面包。拿了蛋挞、拿了面包。他眼睛一转，又多要了二块鸡蛋糕。

真是一个贪得无厌而不知足的黑吉林人啊！

把鸡蛋糕塞给他的时候，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嫌恶感，尤其是碰到他那双盛满贪婪的灰蒙眼睛时，我不由地更加鄙视他。

以后的这半个月来，我总在下午三点正看见他风雨不改的推门进来。

有时碰见头家娘在，总会多给他一些面包蛋糕的；如果头家娘不在，只留下我坐头。我就不客气了，除了给二个蛋挞外，我什么也不多给。

我常觉得头家娘太善良了，对这种贪心不知足的人不应该太同情的。越同情他越得寸进尺，瞧，今天他竟垂涎起大蛋糕来了。

真是岂有此理，越来越贪婪了！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不由喃喃地骂道。

X X X

人团圆月团圆的中秋节又来临了。

在头家家里吃过了丰富的午餐，手提着一盒头家娘送的双黄莲蓉月饼；由於同路，便和同事小美一起结伴回家。

我们边走边开心地谈着。

小美在美心面包西果店做糕饼已有三年了，是个活泼健谈的姑娘。

她指手划脚，絮絮的讲述在《美心》怎样由什么都不懂的学徒，慢慢学习，变成今天可以独当一面的小头手。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噢！那不是跛脚驼背的黑吉林人吗？他蹲在这间华文小学的篱笆旁干什么呢？

我不由拉住了小美。疑惑地注视着他。

小美显然也发觉到他，微微的点点头，笑着说：“伟大的爸爸！”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你说谁啊？”

“你不知道吗？他啊——！”

小美话未讲完，一阵铃铃的声音从学校里传来。我看见他猛地站了起来，紧张地注视着篱笆内。

一群小孩嘻嘻哈哈的从课堂里涌出来。

“哎！哎！”他昂起头，扬着手，高兴地叫着。

这时，有二个黑皮肤、髻头发，穿校服的小男孩向他奔了过来。

他把手伸进篱笆的小圆洞内，摸摸这个头发又摸摸那个脸颊，嘴里呢呢喃喃的吐出一连串吉林话。

二个小孩一面听一面点头，挺乖巧的样子。

他忽然缩回了手，从一个纸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二块蛋挞来，从篱笆的圆洞内递进去。

二个小孩一声欢呼，接过蛋挞，大口地咬了起来。

他慢慢的蹲下来，昂着头，眯着眼，默默的望着小孩。

“若！这二个就是他的儿子啦！像他吧？！”小美靠近我，在我耳畔轻轻地说道：“你别看他这样邋遢，他很爱他的孩子的。这一带的人都叫他廿四孝父亲呢。虽然他只是一个倒垃圾的，每个月赚不到三百元，可是，他很会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前二年，他听人家说，这间华小的教学制度好，他就到处求人，想尽办法把孩子送进来读书呢！他还跟我们讲过，不管怎样做牛做马，都要给孩子读书，要他们成为大大有用的人！——喂！你看，‘她忽然推了我一把，轻笑起来：‘嘻，你看他那流口水的样子，哈！儿子

吃蛋挞，他在旁直吞口水！”

“他每天讨来的面包、蛋挞，难道是讨给儿子吃？”我望着小美，颤声问。

“是啊！他从来就不舍得自己吃，有什么东西都是给儿子吃的。我看他啊，可能连蛋挞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呢！”

我陡地转过头，怔怔地望着他。

午后猛烈的阳光照在他长满杂乱胡须的黧黑脸上，竟勾勒出一副亲切慈祥！洋溢着浓浓亲情的脸容。此刻，在他的眼里，再也看不到任何的贪婪欲望，只有光辉无私的父爱，密密地交织着……

我眼前一花，前几天他含泪凝望大蛋糕的神情竟鲜明地浮在眼前。

啊！那不是非份贪婪的眼光，那是个父亲期望的眼光呀！耳边仿佛又响起他的恳求：“……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摸过大蛋糕，我答应了我的儿子……阿妹、阿妹！……”

我的心猛的一阵抽搐。

望望手中的月饼，我忽然大踏步向他走去。

“给你、月饼、吃！”我把月饼塞在他手中，飞快的转过身，跑远了。

背后传来了他的惊叫，也传来小美的呼叫，我没有停步也没有回头，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情關



○ 羅凱兒作
水 草譯

作者簡介

罗凯儿。阿布峇卡(Rokiah Abu Bakar)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三日诞生。一九四九年在柔佛州峇都巴轄接受教育。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在^一间马来学校当老师，一边执教一边进修，考取大马教育文凭。自从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以来，罗凯儿便积极创作，使她成为一名多产的女作家。曾经荣获首相署主办之一九七六年文学奖短篇小说组优胜奖。除了小说之外，罗凯儿也从事舞台剧及散文之创作。所写的短篇小说收集在“妇女”(一九六四年出版)、“美景”(一九六六年出版)、“生活的点滴”(一九六四年出版)。

当我听到苏哈娜与加希汀共舞时，也不知怎的我会倏地感到忧心郁郁。他是我最近亲密的老朋友，也是后来意想不到的情敌。

因为司机老伯在后房沉睡，所以他没发觉车子何时又开动了。直到一辆计程车停在屋前，他才惊醒，马上起身。匆匆向来人走去。

“阿伯，还没睡啊？”

“亚兹南，屋子没人，我只好等你回来。”

“没人，苏哈娜呢？”

“她刚才回来过，不过又对我说她要再出去。”

亚兹南没再多说。苏曼伯便告退回到他的后房去。亚兹南便赶紧脱鞋进屋，走到厅中就倒在柔软的椅垫上，像个精疲力尽的人，要栖息驱劳。

看来他自个也不晓得在那儿坐了多少。他觉得身体劳累极了，连到房里更衣都不能。甚至是听到汽车驶进院子时，他仍旧动也不动的，只把双眼愈合愈紧，假装像个熟睡的人。他留神开进车房的车子。车房的门给关上了，高跟鞋达达地踩着士敏土和过於紧身的衣裳发出沙沙响声，越来越接近耳边。

苏哈娜雀跃似地走进来。不过走到门槛时，步伐突然停止了，她站在那儿吃了一惊。刚才她就想，亚兹南肯定睡着了。她呢，正如往常夜归那样地走进房去，所以她得把步伐和开门的动作放慢。然而她是何等地惊讶，没料想到亚兹南没有更衣，还坐在椅上。

苏哈娜的丈夫对她的回来没做出任何反应。没睁开眼睛，没挪动身体，也没问候。苏哈娜明白丈夫生气了。可是，照理她本身才应该表现出比这更加顽固的态度，可不是么？於是她扔下他走进房去。

换过衣服后，她躺在床上。双手交叉地放在头下，给枕头高高枕

起。她双眼向上看住天花板，仿佛全神贯注地凝思些什么，忽然她想起丈夫还在房外。

最近这段时期，亚兹南全神贯注投入他所设立的艺术社的筹组工作。由於活动频繁，他简直没机会在家陪妻子。从办公室一回来又再出去，大约晚上十一点才回家。

每天他都是这么忙碌。仿佛要把精力，心思和时间都倾注入艺术社。在那儿他不仅要领导艺术社，他还是他们当中要给前来上课学习戏剧、跳舞、唱歌、绘画等等各类艺术活动的众多少少女们授课的主要人物。

那天是星期日，就像一两年前那样，苏哈娜极希望丈夫会在这休息的日子，留在家里陪她。她要给心上人烹调一些特别的食物。但是，这天一大早，丈夫已穿着整齐了。

“南，今天不是没有工作嘛。为何还穿得整齐？”

“苏，今天有绘画课呢。”

“哎。每天从早到晚你都在那儿了。今天，是你休息的日子，你也要在那儿渡过。那么你什么时候才留在家陪苏？”

“苏，那儿的工作太多了。如果我不利用这假日空闲的时刻，我就无法完成工作。再说，今天轮到

我值班。苏哈娜，这段时间我们暂时必然会迫於无奈地疏远些。我不驾车去了，你要逛街购物，你自己去吧。”

然后就剩下苏哈娜呆在门口，那泪汪汪的眼光跟着渐渐远去的丈夫的脚步。

当再也看不到丈夫的身影时，也不知怎地，她倏地萌起要到丈夫及艺术学员们会聚的地点去探访的欲望。之前她不曾有过这么做的念头。於是她赶紧整理家务，煮好午饭。

艺术社的地点设立在一间又大又美的会所里。苏哈娜没直接到会所去。她在它附近的商店停留，假意观看。在那地方，通过打开的窗口，她可看到会所里的一切。

今天的确有绘画课。还有很多人参加呢。大小男女们都聚精会神地学习绘画。正当她这样的观看时，突然她看到会所的其中一个角落有间小房。一位她很快就能认出的年青人正站着详观图画。忽然一位身着红色长袍的少女从后面奔出来直接向他靠拢。她左手娇媚地搭在青年的肩膀，双双走到窗前看画。

此刻苏哈娜觉得全身骨节在震荡。天旋地转。如果不是因为羞辱，她早就飞快地上那儿去。肯定的也

会很快引起骚动。不过她很从容地容忍在心，然后即刻走向车子，开车回家。

看来时至下午五点，亚兹南也不会回来。这使到苏哈娜的冷酷更加恶化。伤心，仇恨及愤怒在心中纠缠格斗。既然给她识穿，她就得迅速采取行动。现在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很唐突很绝情的。此刻她的思维已经能够做出回击，突击那对不起她的人。

“难怪他不再重视这个家。情愿把时间花在别处好过呆在家里。看来他在那儿一定有所欲求。唔，我一定要报仇！！！”然而一想起中午时的电话，她突然又感宽心，记得接电话时，她是何其地愉快。

“哎，如果你不能去的话，我会自己去的，一定！！！”

“苏，去哪儿，这么夜才回来！”刚走进房来靠近妻子的亚兹南语气平静。苏哈娜毫不理睬，闭上双眼好像熟睡的人。

“起来嘛苏哈娜，给我泡杯茶。我等你很久了。”苏哈娜睁开眼睛盯住丈夫。眼光烦躁。看到丈夫那么平静地承受及牵制着她的冷酷态度。内心热血沸腾。以前在朋友当中，亚兹南是出名地精於驯服凶恶的女人。女人越是凶恶他越是心平

气和。

“苏，你不再爱我啦！”他说得更加冷静。

苏哈娜笑着讽刺。

“今天晚上，我才听到有人谈情说爱。或许是做梦吧。想起白天发生的事，现在又想重复！不过，哈…哈…哈，对待知道内情的人，你可错啦。这是苏哈娜，苏哈娜，南！这是家里头，不是艺术馆。哈…哈…哈。”

亚兹南震撼不已。看到妻子奇怪的举止，他着实惊讶。他用惊异和凌利的眼光凝视苏哈娜。“苏，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当然是假装不懂不明白。你就可据理避开嫌疑。不过，南这回你休想假装傻，休想出岔，因为我已亲眼看到，亲自求证过。”

“苏，你直话直说吧，你说的我实在不懂。”

苏哈娜大声狂笑，翻身坐起，像只凶恶的老虎盯住丈夫看。

“快说，在艺术社与你打情骂俏的女人是谁？可不简单哪。难怪你终日在那儿流连忘返，连花一秒钟在家都不行。看来有了情妇，有个谈情说爱的地方。南，如果你是这样对苏的话，苏也无须再留在这屋里，我现在就走，就走！！！”

她跳下床。长嘘短吼地大声哭泣。不过，很快地她便给亚兹南捉住按坐在身旁。亚兹南向来了解，苏哈娜老爱撒娇发脾气、狡黠、喜怒无常、性急。她易哭爱闹，但一眨眼又屈服地展颜欢笑。如果正当她发怒时，有人要与她对立，强硬对持，那么肯定的她就会把整个家闹得鸡犬不宁。亚兹南老早深深洞悉。早在未婚前就清楚不过了。

“苏，别误会嘛。结婚这么久以来，我都不曾与别的女人有过来往。相信我吧。”

“什么？？？”苏哈娜尖叫，转身对着丈夫。“你以为我没看到吗？哦，看来你还想隐瞒着。今天晚上你得送我回娘家去。从今以后，苏就让你有机会给你把那女人带回家来搂搂抱抱，亲热个够……够！！！”

苏哈娜几乎从丈夫手中挣脱，还好又给捉住。她便大声呼嚷，不停地撒野乱拔。

“你说说看，我们不是没这么吵过的么？往后外人说些什么的，你得先听，先调查调查你怀疑的东西。”

“调查？？？如果事情已经够明显够清楚，还调查什么。南，如果丈夫不忠实，做妻子的怎么能够

容忍。苏在家里死心塌地等你到三更半夜。没疏忽过给你做穿弄吃的，你却突然这样对我。伤透我的心……

.....”
苏哈娜逐渐软弱下来，除了哭泣外，她不再移动。哭声和哀泣声越来越响亮。如果她热血沸腾激怒时，她就是这副模样。

“好吧，苏，如果你不相信刚才我的表白，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到艺术社去。早先已经开过常年大会，我也把职务移交给他人了。虽然我只准休职一年，不过我想永远地停职。我发觉，自从我担任上述的职位后，便对你和这个家太过疏远了。不过，苏，相信我吧，从现在起我会补偿我的过失。”

苏哈娜语气委婉，双眼凝注。

“可是，那女人呢……？”

“哪个女人？除了你一个之外，我可没别的女人了！”

“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事。一件令妻子极度伤心的事。”

亚兹南顿时微笑了。对妻子刚才提起的事，他自然地想起来啦。他很想对妻子坦言直说。不过他知道，妻子一定不会相信他所说的。他得等到苏哈娜完全冷静为止。他不否认妻子的谴责，却坚决地否决她这样的想法和怀疑。身为一位有

名气，著名的年青人，既使有许多少女围绕身边也不出奇。因为他身为一位领导人及为人师表，其态度必须亲切和蔼，所以他总不能拒绝与她们的交往。只是有些时髦少女和学员常常不懂得约束。想到别人对她笑，就以为别人赏识她，对她有意思。

“苏，那女人疯的，你别多心。你得坚决地信任我。对你所说的，我以为就像老师和学生在一起而已。上苍明察。苏，相信我吧。”

苏哈娜点点头，瞪住地极像个思索虑的人。她的泪水已经乾了，抽泣声也平静了。突然间没来由地开口道；

“刚才苏去参加加希汀的约会！”

亚兹南顿时目瞪口呆。

“他邀我们俩人。但至到七点了你都没回来。其实没你的同意和了解，我是不想去的。不过当我眼见艺术社内发生的事后，这一整天我总是坐立不安，患得患失的。苏以为南不再爱苏了，所以为了平息内心剧烈的交战，苏便在您的不知情下大胆外出。苏到加希汀的家去。他正庆祝廿六岁生日会。他问起您呢，我说你有要事。苏与他同席而坐，同他跳了三次舞。”

亚兹南显得很冷静。至到妻子言毕也没说什么。其实他正极力集中浮躁不安的思维。加希汀是他的同班同学。以前同时追求苏哈娜，不过他比较幸运，因为苏哈娜选择了他。大家肄业后，加希汀就放洋留学。那时起他便忘了加希汀这个名字。

“加希汀什么时候回国的？”

“二个星期了。”

“他还记得你啊？”亚兹南微笑。仿佛在嘲弄，又像是在给自己的不安自误。

“怎会不记得！我们三人不是同校的么？”

“哦……是的，我都忘了。”

然而接下来，苏哈娜像是意会他的嘲弄，便期望地说：

“苏请您原谅，因为苏做出不为你知的事。上苍明察，做出这一切，并非苏所愿，只是难忍内心的怒火。南，苏是不会这么坏心肠的。相信我吧，其实这并非苏的心意。苏发誓不再重蹈覆辙。”

亚兹南倏地微笑。内心暗咐；其实人人都心怀妒忌和忧虑的感受。从前我以为我的妻子不会对我的行为有所忧虑。看来，并非如此。而我也不过如此，现在一旦听到妻子和加希汀，我的旧时密友同跳舞时，

我便开始忧虑。接下来竟不知不觉地在心灵上敌对斗争。噢……！

亚兹南挺立深呼吸，舒展筋骨。

“苏，我的肚子已咕咕着响了，来吧，我们到厨房去。”

“你先冲个凉吧，让我把菜肴热一热。”

於是俩人心无芥蒂地并肩走出房外。



• 稿約

文学联系我们的心，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因此，我们诚恳地盼望您将得意的文学作品投寄《清流》，使人生更加亮丽。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还是戏剧；

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付原文）；

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

只要是未经发表的、具诚意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我们虽然对来稿有删改与取舍权，但是绝对尊重作者的意愿。如果来稿不愿接受修改，敬请于稿末加以注明。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请您把稿件寄至：

《清流》编辑部

136,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 訂閱單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附启：每期二零吉（包邮费）。马、新以外地区，每期二元美金（包平邮）。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付予：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迺寄：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玫瑰隨筆

■ 潘雨桐



原本是铸情
不幸却在—场温柔的夜雨中迷失
在眉与发之间
伤已伤得太深
祇好尽夜疗伤
在星与月之间
把伤疼揉成
尖尖 尖尖的
刺

早春 潜心策划
从主茎而上
步步为营 又把身影
牢牢的拴在
刺与刺之间
防着那个人亲近

盛夏一来 整装待发
但思念总是那样的使人
心焦
抚平了了的伤口下
竟然波涛汹涌着
相思
不是绝情不是你
偷偷的 展舒柔黄
把千朵百朵血色的热情
又送给了那个人

14 · 8 · 1991
马航夜航班机上